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六

藝文十二

碑記

明周世子神后山神廟碑記

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誠以名山大川必有神祇主之生祥致瑞禦災捍患其赫然靈異者

得瞻仰禮不輟也其或僻處遐遠名不登于圖誌事不接于耳目非以異自著則人何由知之而與事神之禮哉神后山在州之野岡巒巖壑之瑰奇林木泉石之幽邃固不下於岳鎮而人跡罕到世未有知者未樂二年秋有瑞獸出焉白質而黑文圓首而修尾行則二虎隨之其性不食生物不踐生草望之雖若悍猛迫之則甚馴擾即瑞應圖所稱驕虞是也封人來啓其狀父王卜曰往觀至境設檻取之越三日雷雨大作遽夜而雲開天朗獸乃徐步入檻中竟生致之以歸導以鼓吹衛以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一

麾民庶爭先快觀歡忻踴躍知為太平之上瑞遂馳奏于朝躬親入貢伯父皇帝謙下自居謂父王忠孝所致御製金勅加錫禮以褒焉內外群臣拜表稱賀而茲山之名一旦播于天下矣嘗聞麒麟白澤鳳凰神雀之屬出則為祥瑞今伯父皇帝在位禮賢恤民仁恩溥洽風恬俗熙遐方異域重譯來獻和氣致祥驕虞之出固其宜矣然而寰宇之廣不現于他境而獨于茲山則神祇之靈亦有以陰相之也山在本國封內未有瑞獸以爲國家之推本所自實惟山川之靈產茲瑞獸以設香火安神之靈禮也廟成謹撰迎送神曲歌以侑之辭曰山靡靡兮水泠泠神所宅兮山有靈驕虞出兮貢形庭帝王之瑞兮協圖與經神有廟兮山之上朝出遊兮暮還止俎有牲兮樽有醴舞佺佺兮樂聲起雨不驟兮風不顛牛羊在野兮黍黍在田降福祉今來 高輅太昊陵碑記 城蔡河之游我秋致祭 駕幸汴過陳親爲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秩致祭 著以爲令相承尊崇益至然廟貌未立議者以爲





有司闕典正統丙辰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疏請  
詔許可遂率吏民鳩工創建逾年殿堂門廡以次  
落成像設巍然籩豆整飭衛以垣墉樹以名木其  
制畧備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雋增建御碑亭鐘  
鼓樓又別建三清觀命羽士王之司其香火其制  
寔廣然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頽圯鐘鼓朽敗  
器物殘缺闕而葺之實有賴於異有司焉成化乙  
酉臨漳令雲間戴昕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隸  
知州事三載政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爲三  
皇之首而建廟居群祠之先况朝廷之崇重若是  
前人之建立若是可使之日就於圯乎衆曰諾惟  
命是從於是各捐俸爲倡士之尚義者競以資來  
助斧斤版築以次興舉未幾百度維新廟貌改觀  
過者稱嘆瞻者起敬僉謂是役也人不見勞功倍  
前規守之設施過人遠矣州民趙旻等狀其寔來  
求爲記謹按伏羲都宛矣州民趙旻等狀其寔來  
卦畫造書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魚之利  
九州由是而別區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  
合乾坤不言而化無爲而成浩浩乎無德而名焉  
者也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矧繼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二

天立極開物成務之聖人乎矧陳爲太昊之墟陵  
寢之所在乎是以賢有司汲汲於廟貌之崇祀事  
之嚴以祗承朝命而圖報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  
臨漳嘗毀蒼龍神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  
也蓋彼淫祀也弗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  
無以合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在合乎義  
而已矣若戴君者其知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  
造化相爲始終則陵之傳與宇宙相爲悠久後之  
爲州者其尚留**楊士奇忠祠碑記**綱常之理原  
意於斯是爲記  
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  
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古猶一日不  
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以扶持之則人  
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于莘  
野以三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于渭濱以相  
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于塗炭  
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殿周維新之氣象與唐  
虞比躬耕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于  
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  
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荐于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至遂枉駕三顧于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  
 足以破操之鬼蜮壽樞之鳴張吹噓炎精之煨燼  
 俾之再躡于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  
 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  
 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  
 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  
 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為公能事者知公之庸者也  
 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  
 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  
 有祀焉邠人尸祝公  
 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為荆棘建安陳侯梯以甲辰  
 各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嘗顧瞻曰嘻勸節  
 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為鼎勸倡寅案及屬暨  
 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于富室  
 以助之費既足矣乃馮材于川輦石于山陶甃于  
 野坵工傭役中坳祠堂飭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  
 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鍾鼓凡俎籩豆壘爵奉祭之  
 需靡不畢備菴既落成徵子紀其顛末刻之石庶  
 幾嗣而奉祀于斯者得有攷焉嗟夫詩不云乎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  
 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

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  
 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  
 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  
 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  
 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  
 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  
 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成  
 之弗輝師進于渭星隕于菅泥一之志潰卧龍之  
 有子曰瞻死忠于國先志之承不置之錫卧龍之  
 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  
 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迺  
 饗迺饗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  
 饋迺饗  
 終古  
 廬薦  
**王世貞二忠祠碑記**  
 在唐至德初而有祿山  
 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  
 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都御史丞凡七十  
 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  
 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  
 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  
 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  
 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



扼北師于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詔不可削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削其耳鼻竟寸磔于市鐵公旣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嘖嘖嗚呼于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鮮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太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于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冤廼臣節于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遜謂公其鄉人于詔得特祀而張公益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于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闈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美費者僅爲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分巡副使杜君輅率守維蓋同守通守希仁維熙司理見賓則遜以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爲張公提一旅馮孤城勳十三萬之強敵以敵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昆大鍊公之守無異于張公其所推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狀張公之所爲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逆矣而鍊公之節獨信于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唯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狀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鍊公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于雞鳴山夫旌敵于抗刃接鍛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狗傑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王死者比比卽鍊公其尤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漁德音以高帝意行之于冊書之所志者而不血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矣今而後謂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荐紳紿裙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曰臣有大綱上有酬分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人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



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煙毀魄全  
天賁于帝所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  
僂僂駮翼鸞絲虹屈蜺雙旣麗輻疇疇石疇御霽  
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汗爾輪  
靈之未格立髮鬢齟含意未伸霽既格我管昔魯  
芬削厲為祈豐我稔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  
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獨  
**段堅志學書院碑記**  
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書院舊梵宇也在南陽城西北百步許其地十有六  
畝餘內殿廡及樓室之處散亂無次序垣周若干  
堵不知始于何時而尼僧百數居之壬辰秋七月  
堅奉命來守斯土以為教化者守之急務暇中呼  
耆老而告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彼各為僧為  
尼者能忘情于男女之欲乎第往復俾年少而皆  
有夫以遂室家之好則無不可否則吾將持之以  
法旬日之間果于吾言無所拂而室廬皆空矣于  
是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增置八十楹有奇刊小學  
及刊註古文孝經實以軍民俊秀子弟近五百人  
俾朝夕誦習焉又取學而正者以專訓誨于臨街  
之署榜曰書院次曰大成之殿肖吾夫子像于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五

四配十哲東西列焉歲兩釋奠司教者主其事次  
曰企德堂憲副陳公選之題首以申伯第列國漢  
晉隋唐宋有名賢君子之官于斯生于斯者歲以  
羊豕二祀之于以觀後生小子所觀感興起者也  
又次曰志學嗚呼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  
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  
不取過三月不違仁益欲諸士子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一出也一處也一窮也一達也而  
樂而仕皆在乎道焉故志非此則必發策決科業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而志非志矣學非此則必  
以廣聞見工文辭矜知能慕空寂為事而學非學  
矣然欲學伊尹顏子而非敬不寂也故又顏其讀  
書所在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曰  
一心主宰曰萬事本根曰常惺惺法欲諸士子心  
一乎敬無時無處無往而不用其力則涵養本源  
以為大學之基本進德修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庶  
幾顏學可學伊志可志不為流俗之所染不為利  
勢之所移而變化氣質之不難矣齊之近東不為  
甃石開井井覆以亭其泉寒冽汲水以車雜植花  
木草樹生意藹然曰庭草交翠又次東鑿方塘畜



蓮數本曰獨愛蓋皆取元公庭前草不除與自家  
意思一般及子獨愛蓮之說欲諸君有以識取先  
生之襟次也齋之近西有竹百千竿清森可愛復  
題曰清風高節學者暇游于此凜乎歲寒之操窮  
冬大雪而不渝也士子果能人人有得于此庶幾  
有以盡人之理而人之名爲不負聖賢可學而至  
闢異端距楊墨爲聖人之徒聖子是

**劉漳重建石**

**杜祠碑記**

嘉靖辛卯歲夏四月南泉劉子奉命分  
守汝南知南陽之有杜召祠始至謁祠

下祠故在豫山之麓豫山南陽人不可得遂移其  
祠于漏澤榛莽極目荒落弗敢劉子撫臆曰是可  
以待召杜乎謀欲新之越明年南陽守張子綸至  
劉子語之曰若知南陽之有杜召乎曰臆劉子曰  
亦嘗論其世與曰未也劉子曰來吾語子子嘗由  
桐柏曆泌陽趨唐鄧涉浙川內鄉循郟汝而東求  
二公之所謂水利矣亦嘗躡雙雞之山觀西峽之  
口臨湍河之許沿白水之津而來二公用心水利  
之故矣相水脈之源流度地勢之高下某心水利  
地相平某地與某坑相宜以開其用某地可以作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六**

六

堰以通其流某地可以作陂以收其水以廣其利  
堰水之流也欲夏以秋陂水之時也欲冬以春各  
利其利無相妨碍以久其業防暴雨之泥淤則塞  
其渠口于陂滿之后慮大水之濫漫則置退水渠  
于各堰之末疏導必勤以時灌溉必序以則而其  
本則又在身勤田畝作護民亭障居數年而沃  
田四萬餘頃二公之用心之用力亦難矣今二公  
之成迹見存而后世之舉者惟晉當陽侯杜預我  
朝知府陳正倫亦知督勵後來繼之者絕少予固  
痛心一處不過什之六七其地郊汝則非所屬問  
亦狃于愚頑隘于權勢多矣夫二公之創置水  
利其經營規畫誠不易易今成迹俱在而猶不能  
振是可慨也是可耻也語云法施于民則祀之二  
公遺愛之在南陽雖愚夫村叟猶知感嘆僅存一  
祠而猶滅裂如是是不可耻之甚乎張子輅狀而  
作曰此則有司之罪也乃命官董工移原祠三間  
爲後祠堂以舊接官廳三間爲前堂兩傍置行厨  
及看守者屋各三間圍以垣墻堂前後雜置木卉  
獲移置八蜡祠于二公左側事完以其事告劉子  
且請記其事劉子曰治民事神有司事也吏不告



勞民不知擾神有所止是可以觀矣踵二公之芳  
躅垂二公之遺愛則又有望母日是謀非吾所能  
及也因叙其事如**王廷相陳留縣學田碑記**田非  
左因以告來者云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閭黨鄉遂皆設學  
聚田畝之子弟教之故有教典之頒術業之辨校  
勸之科而無廩庾之養何以故斯皆食於井田者  
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地隳廢民寡常產土始  
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則生不給生不給則功不  
專功不專則學不成由是給廩置田之功謂非君  
也無沮溺芟耨之苦而收知類強立之功謂非君  
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張君祿以才進士出宰陳留  
視篆之初行視學宮釋菜先聖校業生徒見其絃  
誦課文肄業恒竟曰滅畧非晡食不得平事喟然  
曰此有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蠹羨市城南田  
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爲師徒講學之費克足乎廩  
餼之餘禪贊乎禮樂之業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  
乎教諭張君佑洎其僚友請言以紀諸君濬川子  
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邪廩也弘美於風  
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之折道無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七

物之捨野息萑苻之剽澤葭鴻雁之歌政之及於  
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究也君子曰沱流標枝  
非本始之術也較之蠲筐蟬縷之感鵲巢騶虞之  
化振風教而養敦俗者不啻徑庭矣君之宰是邦  
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  
精審故奸不乘隙其用節儉故民不告病由是而  
之焉可以宣德流澤矣方且汲汲焉修學崇文置  
田養儒惟恐先王禮樂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  
之陋塗嗟乎非鴻士之遠猷大賢之玄造何以與  
此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使堂庑之上寡執經  
操翰之跡庭階之下爲茂草荒煙之鞠則儒爲素  
餐而學徒爲虛靡矣寧不有負於君也哉君之爲  
是田也立二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錄紀其田  
之頃畝區至使可以遠及紀代耕者及學租之分  
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之數使  
可以辨其所出一曰會學錄必師徒講業會食而  
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實客之宴勿需此  
私設之會勿假此師雖尊勿專此嗟乎君之政可  
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爲**費宏陳州儒學碑記**陳  
養私之具矣而可乎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八

學在弘治中知州白思義嘗葺之迨今踰二十年  
向之所尊者復就于頽壞矣嘉靖初桐廬樂侯淳  
奉命來領州事廟諱之始周回瞻顧仰而歎曰政  
莫先于興學茲可緩乎于是屯工從事先禮殿講  
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齋次內外諸垣次  
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宮之櫺次諸生會食  
之所藏修之舍次各宦鄉賢之祠皆更新而撤其  
故故尊經無閣乃復創而爲之視其基則隘者拓  
而弘矣視其位則卑者增而崇矣視其材則腐者  
易而固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罔缺  
矣其費多出經畫而取諸淫祠之毀者十一其力  
始于是年季夏之初而成于季秋之終也子弟寧  
司訓于陳以書述侯意欲求予記予惟陳庖犧氏  
故都也其則圖畫卦以爲萬世斯文之鼻祖實干  
是乎者在閭之所尊惟易乃六經之源非學者所當  
先治者乎葉侯之于是學乃飾壞取諸蠹去故取諸  
革圖新取諸鼎易撓爲隆取諸大過可謂善于體  
易者矣雖然亦豈徒飾美觀以適吏責而已邪蓋  
其教于是者必如蒙之養正以收正聖之功學于

是者必克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世  
者必如秦之拔茅連茹以彙征而皆爲君子之朋  
傾否亨屯觀人文以賁飾天下乃侯所以興學待  
士之本意也予以陳爲古聖作易之地故因學之  
成而輒及之高拱漢晉侯祠碑記龍之爲物能升  
陳士其勗哉降上下典雲霧  
澤下土非人所能致也而古乃有秦龍氏者何蓋  
龍有欲故可以所欲秦之可秦故亦可以暑也雖  
然此凡龍耳若神龍則不然彼其心無所繫而變  
化莫不測其所食猶凡龍也即秦龍氏之食亦未  
嘗不食也然一食即去既不知其爲何人而亦不  
記其爲何處夫若是孰得秦之不可秦也况可暑  
耶侯與佐命之臣三傑爲最而三傑中智莫如留  
侯才莫如淮陰乃淮陰竟以反誅嗟乎淮陰豈嘗  
反哉徒以其豔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故有以堅  
高帝死之之心而遂不能免也今觀夫分地稍遲  
則失聊不至欲王齊急則請假王降爲淮陰則快  
映無聊蓋與噲等伍信於功名何如者帝固以爲  
信之才若彼而其功名之念又若此使吾在固不  
所以處之者吾不在則嗣子安能處之處之而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九

當意信其可但已乎脫如分地遲奚啻夫期脫如  
 欲王急奚啻請假脫如有淮陰之謫奚啻快快羞  
 伍膾等嫌釁一起則嗣子者必且為所魚肉而事  
 去矣天下其能如信何故必有以死信而後吾乃  
 可以死此固高帝之心不能時刻忘者也而信亦  
 豈無所以致之者歟悲夫以信之才可以雄視千  
 古固亦龍也而惜其藍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則  
 其留侯者雖則以身從漢決策帳中然或去或來  
 其超然不羈之意已久孚於高帝之心至其成功  
 也侯之則侯食之邑則食固亦漢廷諸功臣伍也  
 而曾未有一毫岸異離群之迹乃無何即引疾以  
 去謝跡人間使天下之人徒有咨嗟嘆息而竟莫  
 識其意之所在是可得而參歟抑可得而屠歟然  
 則侯亦神龍矣哉或曰侯不繫情於漢獨奈何繫  
 情於韓而必為報讐嗟乎忠孝丈夫之讐不也父  
 之讐弗與其戴天君猶父也亦有君父之讐而不以  
 報非夫也是故侯之志始終乎是焉惟其志專報  
 主而無所繫於功名之際是故卒有以成志而亦  
 卒無以累其身譬之神龍者雖不可參固亦不可

犯也而驅風鞭霆索天下不義之人而擊殺之亦  
 未嘗不為也詎祗謂不可參而已哉若是則可為  
 留侯也已矣世傳侯為韓人而自昭侯滅鄭遂徙  
 都鄭越百四十有七年而後滅於秦則侯正鄭人  
 也而鄭故無祠予乃特易地一區建祠祀侯蓋不  
 惟鄉人之後進寓景仰之意而父母之邦英爽時  
 臨或亦有所侯焉乃予則為迎送神辭俾奏之以  
 樂尸辭曰摧羸楚兮報韓借赤松兮棄人間橫四  
 海兮神遊懷故都兮誓還秦之水兮墜之心顏  
 麻蔚兮春草班根美人兮未來徒但鬻今山顏  
 鄢

陵縣儒學碑記 嘉靖戊申秋九月鄢博王君誥等  
 介於中玄子曰蓋聞曾洋匪僞公  
 不作蜀校匪文翁不興惟鄢學既久敝奉裡弗處  
 絃誦罔托將有青衿之刺乃趙侯銳意修復不日  
 就工制既美完教乃可振惟師若生寔感僖公之  
 功沐文翁之化茲釁幣告成麗牲有石願有言以  
 迪多士以志趙侯之德弗忘中玄子曰俞趙侯之  
 修也奚若曰有因而飭者曰亭曰堂曰齋曰廡舍  
 者有更而置者曰殿曰廡曰亭曰堂曰齋曰廡舍  
 扶傾易腐章采煥施貫則仍舊此因而飭者也曰



大門隘則益以如干武曰號舍寡則益以如干楹  
曰車厨庖滷弗全則益以如干所此因而拓者也  
曰泮池曰殿前後翼門六惟肇與此增而備者也  
曰啓聖祠移之左曰名宦鄉賢祠移之右相厥陰  
蕩審厥向背惟厥宜此更而置者也中玄子曰都  
聖弗求諸性者診也弗準於聖者盪也是故登厥  
殿庶瞻厥几筵授受若聆揖遜如覲堯舜禹湯文  
武厥堂之緒咸在於茲士於此思聖則聖可師矣  
升厥公則寬以容入厥室則宏以受眾寡少長咸  
圍我闕士以此思仁則仁可宅矣修遠分闕如砥  
如矢出入惟時罔不咸遂士以此思義則義可由  
矣崇卑有等大小有量遠近有度後先有序士以  
此思禮則禮可秩矣重戶洞如視則遠列臚罔諱  
明則徹士以此思智則智可達矣是故原諸心覺  
驗諸事行勵之以師友俾勿壞猶夫因而飭者也  
成化始於致曲保遠肇於克端罔忽於微罔畫於  
大猶夫因而拓者也在新畜由多識古今各物  
網羅而會通猶夫增而備者也聃墨病學申韓雜  
治時儒不免焉辭而闕之惟正是歸猶夫更而置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十

者也嗚呼凡克懋茲以弘乃性以準於聖人則德  
可崇業可廣罔弗利斯各實惟聞譽也已若乃撥  
遺業以口耳獵近似以眩名實惟聞譽也已若乃撥  
厥躬惟爵祿可餌罔揣厥本則猶作室者基之弗  
固惟厥墉棟之弗堅惟厥繪類無日矣乃國家亦  
奚利於斯嗟爾多士之修亦跡諸趙侯之修而已  
矣趙各孔昭邢臺縣人厥為治推強枉而植良弱  
急緩收而後催科民用康阜俗亦丕變乃茲舉尤  
為知務其所謂強教何塘河內縣儒學碑記  
河內縣儒學碑記  
學文廟在縣治之西攷碑記洪武十五年姑熟陶  
晟之所創建也迄今將百四十年矣棟宇不無傾  
欹屋瓦不無凋落有司雖時加修葺而因陋就簡  
規制未備春秋奠獻無所瞻仰甚無以稱朝廷崇  
禮先師之意於是教諭宰廷俊惻然於心廼謀於  
知縣高傑及訓導鄭樞汪振王詔復申請於撫按  
兩臺報可迺出帑藏銀六百有奇市材鳩工委義  
官蕭欽督之正殿舊四楹廣為六楹兩廡舊二十  
楹廣為二十四楹戟門櫺星門皆撤而新之櫺星  
門三座皆易以石柱門內泮池亦甃以磚石未幾



傑擢刑部主事去縣丞辭徵繼其志綜理不怠迺  
底於成經始于正德十四年正月薨歲於明年九  
月未及徵亦致仕去今知縣王濟民復修拓兩齋  
補其未及廟學規制視昔大備廷俊等乃來徵言  
以紀成績竊惟吾夫子之聖以及從祀之賢皆功  
在萬世有司修廟設祀皆祗奉朝廷德意而為之  
蓋有不待贊者然聖賢廟貌之設祀享之禮必行  
於學宮之中此則朝廷深意蓋有不可不知者英  
俊之士藏修游息於此朔望參禱春秋奠獻夫豈  
無所思乎均是人也彼胡為而廟祀於萬世吾儕  
衆人胡為而不得預也反復以思之黽勉以求之  
不沮不怠則庶乎其有得矣抑行遠自邇從祀之  
賢有魯齋許先生焉非河內之產乎志其所志學  
其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斯  
於朝廷廟祀先聖先賢之深意庶不負矣不  
然則殿宇之崇徒為觀美夫何益之有哉

### 河南都御史題名碑記

嘉靖十九年都察院僉都御史餘姚魏公奉上命來

撫河南政成民和百廢俱舉因念前後巡撫諸公  
歲月滋久各姓將湮恐來者無所考列其姓名刻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六

士

之貞石樹於公署之右其書徵予言為記竊以朝  
廷之政制之於上而行之於天下者多惟大綱其  
因地制宜以通其變而行之有司者率委之巡撫  
焉然一方之政經巡撫裁定者有司皆奉行不敢  
違而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恒於是乎在巡撫  
之任重矣哉揚清激濁使有司不敢壞政以病民  
生者常典矣不論可也至於宣布朝廷德意因時  
通變均平徭役撫輯流移詰察姦宄甄揚善類凡  
切於生民之休戚者斟酌可否立為法令率有司  
循而行之也時稱數政事之善者則曰此某巡撫  
之建也此某巡撫之所定也一可考然則題名  
碑記之立監戒存焉亦不為無所益矣嗚呼觀者  
其亦有**趙烈女祠碑記**烈女姓趙氏懷慶之河內  
所感乎**趙烈女祠碑記**縣人勿父許聘同縣儒學  
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貧錦甫數歲鞠  
於母張氏辛若成立學為詩文往往有奇句可誦  
不幸錦死趙女方在室聞訃痛曰吾既聘王氏王  
氏即吾夫也夫死曷歸迺往哭盡哀將殉死顧姑  
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既殯迺留養姑  
破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無宿儲朝夕甘



旨取給女紅傍人見聞者皆輦慶不自得趙氏怡然也弘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氏併啓舅暨夫之殯返葬祖塋歸自縊死鄰里上其事於府將圖奏請旌表歷數年未能得也長山徐公由工部尚書郎來守懷慶政教旣修卓廢皆舉有以趙氏事告者公戚然曰世有志行卓異而沉沒如此者乎是吾責也力聞於朝請加旌表以風示四方制使人可望見以思也河內尹李侯贊襄甚力旣落成請記於石以示久遠迺叙其事而銘之辭曰古有貞妻亦有孝婦室家旣宜乖離中路妻貞婦孝在禮則然世罕蹈之猶著簡篇嗟嗟貞懿水瑩玉潔軒車來遲良人隕折拊膺呼天誓將同歸睠瞻顧懷姑老曷依一室蕭然執甘執旨纂刺瘁艱不愠以喜姑以壽老百年而終纍纍新墳負土以封大事旣衰溢然長逝同穴而藏不違初志見聞與嘆風節凜然賢守封章錫命自天錫初自天金書有耀翼然新祠奠彼衢道嗟爾士女孰無秉彛孰無秉彛胡改建韓文公祠碑記聖人之道其大矣哉不鑿思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十一

蓋非其他一才一藝之可比也故君子之學患不聞道苟得聞道則雖勢在匹夫世猶當景仰而崇奉之而况其顯者乎孔孟旣沒道學不明巽端之說克天下老氏曰虛無道也釋氏曰寂滅道也天下之士迷于其說貿貿焉莫知適從者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唐吏部侍郎韓文公始明而震揚之曰博愛仁也行而宜之義也由仁義而之焉則爲聖人之道老與佛之道非道也由是天下之士始曉然知吾道之正巽端之邪其見道之明固已度越諸子矣而又慨然以道自任雖蒙譏訕笑不懼不沮佛骨一表至犯天子喜怒竄逐南海瀕于死而不悔其信道之篤豈世儒之所易及哉逮其晚年道成名立天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宋元豐中遂以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得預乎聖道之傳天下之士固已無不知矣况其桑梓之地遺風餘澤漸被尤深士之生于斯游于斯者又當何如而景仰之邪公本河陽人河陽于國朝爲孟縣縣之西有韓庄傳以爲公族所居庄有家傳以爲公墓公集亦有過河陽省墳墓及我家本瀍穀有地界臯鞮之句則公爲孟人無疑唐史乃謂公



鄧州南陽人蓋傳悞耳弘治年間大家宰耿公始  
表公爲孟人奏請於朝建祠彼祭其所以風勵後  
學之意深矣顧棟宇甲桷未稱且僻在深巷過往  
士夫猶有未及知者正德丁丑縣尹劉侯慨然有  
感于斯乃改建于縣治南門內孔廟之右高爽  
塋旣足以及竭虔妥靈又于祠前豎坊題曰鄉賢韓  
文公祠蓋以見公得有乎聖人之道而爲此邦之  
人也往來士夫咸得謁祠建祀而耿公表章之意  
始大暴白祠成欲紀其改建始末于石迺請命于  
太守韓公公以屬塘竊惟士君子垂世不朽者不  
止一途而莫大於得聞聖人之道孔孟以來世儒  
得與斯道之傳者僅可矚數而吾黨得二人焉公  
及河內許公是也然上下于數百年而僅得二人  
可謂難也已矣有志之士謁公之祠夫豈能無所  
感耶家宰公名裕河南盧氏人太守公名士奇山  
西洪洞人縣尹侯名澄陝西邠州人皆有志于聖  
人之道者故所崇尚如此謹附  
**李攀龍天中書院**  
于祠記之末使後之人有攷焉

**碑記**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  
余曰此先太守盧龍廖君自顯所建也在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志

城北汝水上天中山之陽三十年來業已廢矣蓋  
余至郡郡長老緒紳先生復爲請曰安得太守中  
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構院後北三畝許爲舍處  
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爲天中閣三間講堂五  
間漆雕氏祠五間著臺一表臺一因署爲天中書  
院云余按高陵呂君紳所記舊諸生第舍纔十有  
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卽以祀漆雕閣其中  
無今祠斯於廖君奚啻什九哉中和應乎天地神  
明麗乎蒼龜聖澤行乎大儒文王以函黃演易周  
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  
矣先尚書藁城張公守汝寧時卽嘗徵諸生集上  
蔡雖一時科目盛得二十餘人然郡太守安能時  
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矣卽郡治又不  
得時時視諸生河然則始有以樹法無窮時者師  
素立耳蓋仲尼遷于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得三  
人焉示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  
漆雕氏卒以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  
焉至家語序列曹卹秦開之倫亦聞于世論語所  
稱乃獨使漆雕開仕何哉苟斯未信又何說乎余  
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旣不得一仕世主使



漆雕氏敘大業無窮時何不說哉由此觀之開也  
斯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  
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  
以爲廉也卽所事若夫子不得一仕世主矣則有  
傳禮爲道效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  
諸生安於習見著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學所說  
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是學而期于仕者無  
以處不必仕而困於其必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  
興以來起家諸生聞信傷固始二君其顯矣卽不  
仕何以自見乎何以謂善學漆雕氏也余嘉徐君  
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黃鶴息  
微甚不數矣及觀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述與孔北  
海遺陳長文論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稱入  
使八俊三君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况所謂郡  
子而各益彰則漆雕氏也何後世湮沒而不稱非  
附青雲之士烏施于後世哉徐君各中行字子與  
先守汴州時治行天下第一所著皆漢魏文辭不  
具列云乃爲銘銘曰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末錫厥  
極攬觀萬邦邦伯分職祗承功德攝提之野實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古

豫州九土攸式俾彼守臣乃蒞汝南庶士咸飭旣  
修泮宮宣達上意漸于淮服屬巨鵠風踰踰濟濟  
譽髦允殖我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  
室卜周一隅百柱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  
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  
色載笑是瞻是依有臺臺臺是生神物斷策以推  
素甲縞質浮游空氣幽贊匪違豈弟君子赫矣治  
行爲著爲龜八儒旣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推漆  
雕氏其先蔡產祀事孔明風華茲道統克開厥後不  
愆于程嗟此庶士尚其夙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  
釋斯在斯王國之禎敢告守臣有造無斁  
以佐寵靈言勒于石永矢弗刊載著祀經  
**崔銑磁**

州儒學碑記

夫可已而作之者屬民者也  
可作而

其民不擇善乎張侯珂之修學也監司汪子正命  
爲之是故舊可仍也吾無增焉舊所缺而圯者吾  
無襲而不舉焉舊圯而新之者爲堂二曰明倫曰  
會僕爲齋三曰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爲亭一曰射  
圃舊缺而作之者爲倉爲庫爲神厨爲號百有二  
千楹爲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五

其表賢申其肯鉅覺而弟子習之講于堂齋而施諸家與邦射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聞諸父兄之為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切也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字與乎積豕牙者其力德其效近牯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豕勿儀不可廢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誦讀之區焉

**社學碑記** 科舉既久士益慕利蓋知誦讀之切於行升揚之士賢石谷吳子元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菴陳子士賢石谷吳子元明克菴褫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肯教故士良又四十餘祀而得今蕭子子鮮蕭子崇道而善于訓厲耻而明于施故士檢彰德同知王侯惟屏攝政凡十閱月遵憲度申學政防佚驗業各以時舉以事振已而商守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尚侯曰棄其志于勿而長斯責德後矣夫躬之既攬焉而思閑其心紛矣夫議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學其二百人來拜予于清白堂嗚乎爾師爾徒母宵志母賈利母迷爾業範爾躬以示規敬爾師遜爾長以敦讓謹爾容與步執爾灑掃審爾唯諾情爾

御史題名碑記

御史橫楊王子滋我河南敬簡互修綱條具振已見其行臺之敞且

巡按監察

監謀遷於鎮守故署得請乃新而居之勒石題各爰自已始舊石自永樂至嘉靖丙申歷年逾百更溢者自曹琰氏至李子伯音鏞及王子凡百八人夫省之建臺以布憲也各氏不俾以考類也夫士之臧否不登諸載籍而名氏之必錄以久存則是非混如奚施勤沮烈士自厲而莫範奇人執彈而不恣也自帝拱宸極守典不行悉奇耳目於憲臣地近而任則元重託而信之專理是者可以慎務矣潔以居身良玉不污公以任法照鑑其無擇直以裨節喬稻無附介以一衆孤鷲弗明然後激揚攸中而風勳乎群僚矣煩文泛議徒役於楮可刪也細故淫威徒費乎時可祛也甘言曲承將售其欺可防也善謀法守將益其實可求也士大夫之進止有義馬士之窮達有定命焉我安義命何與於人



乃或怵於權勢而決其衝固以微寵祿斯自乖推  
道而已矣古謂紀綱猶血脉也御史乃危官也鏡  
謂先克三不乃能行三必焉是故勢擅烜赫不見  
其榮躬蹈累繫不爲之辱迫臨鼎鑊不憚其威由  
是磨刮至疵必犯顏也捥擊奸諛必夫覓也敷達  
民瘼必究源也相幾而識體誠孚而善道之則爲  
憲矣永石 **三仁祠碑記** 戚而見疏且有仁人三戚以至  
垂乎爾也故多有三仁迹然未有祠明正德末洪民李深  
者有志於創爲以費不給止旣而山東劉金來令  
洪知深之志迺請于都御史湖南何公而允閱月  
作屋三楹而深內其田一夫以共祀事嘉靖改元  
秋何公按部至淇進深而禮之舉於公而表門已  
修祭於祠弗說曰古云報祀稱德三仁居斯弗可  
言稱將謂神其寧否蕩民冒老釋且弘居師巫崇  
淫鬼以誑民皆屋之何撤彼大此乃協爨典因詢  
謀其可率者僉以推官徐謹對適祠外殿有官田  
命垣之毀廟取材民競獻方門以崇殿殿以先寢  
左右各有翼室於是淇士奮然曰三仁者斯闕之  
產望諸萬世生其地者當興矣淇民奮然曰深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七

夫耳而顧禮於巨公我其非夫與况方田敦行公  
其胡棄我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也草何公薄  
視表而興者祁祁何公直諫而權倖厄之不懼功  
丕著於省府不伐其治線也嚴思緘式亡寃夫亡  
畫政是故有不動動斯應矣夫政豈聲色而已太  
史鏡在鄴聞之因爲之記其協事者叅政鮑公而  
下之名氏具 **岳鄂王廟碑記** 學者每覽鄂王事未  
列於碑陰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至者也  
人何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旣南也王內則望寇  
外則遏敵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鄉以係人望寇  
河北而倚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志不挫基  
于張俊沮于秦檜而節不奪誘於隆爵而弗回其  
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  
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存命也命之所成勢也  
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亡  
王中國之志以汴昇張邦昌以齊昇劉豫而還師  
于漢矣及乎昌豫之仆胄安慮易而後有之則旣  
堅其據矣故言和于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于孝  
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



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繩於  
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  
亡以賞其功乃爲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  
而王廉王忠而儉奸俊儉密君而王疏聞言陷術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  
譖也遜迹者消息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  
難乎於乎也以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  
如檜之敢也奸臣之欲以消其惡終則果賊哲輔  
薈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游其詞也檜欺天下其  
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棘於  
其欲忍而爲爾湯陰王故里也廟久而剝大明正  
德丁丑中丞內江李公士修巡撫河南稽賢闡隱  
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監司范君嵩  
俾湯陰知縣王擢修王廟既

**李夢陽嘯臺碑記**

月而畢麗牲有石廼刻予文  
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  
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  
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  
默投微斯其效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七

曰吾北遊於蘇門蓋登條登臺云恍若見其人俳  
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  
焉已爲祠祀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  
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  
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  
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  
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  
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  
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  
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  
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有不用其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燧  
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  
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  
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  
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麗鹿門之  
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而苦詩  
也逃污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  
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傲苦約而天下不以



為矯故過其聖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之若靡之之禾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我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者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羈弋莫不高翔疾走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知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思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斌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地監祭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之云許各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四年夏五月北郡李夢陽記記之日落成日

也 大梁書院碑記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用乎李子曰有哉趙宋之肇也雕

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無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時成制恒備好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養也是故先王之待士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群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隸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謂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十



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辨之今日矣  
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壺而  
捐食善田者不以一畝而棄穡故寧田而難聚聚  
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養士之稱於乎識斯義  
者可與成壺查言變通與詩曰視民不佻君子是  
則是傲茲之謂也是田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  
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也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  
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與監察信州汪公大名王  
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  
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

### 省城五門碑記

河南省城

其聚也夫其聚也夫  
京城也是城也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  
築新城於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  
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睥於汴駢焉  
但遺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十有六重焉是  
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衛也然又重輒而  
城根甃先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  
獨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省也置王府三司  
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園又今百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六

十九

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  
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  
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  
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  
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  
暨庶尹群吏議城事已又謀之無按之臣乃僉罔  
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  
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  
倍者乃僉罔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  
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  
兵饑疫厲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  
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爲呂公曰嗟天  
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  
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幾帑金若  
千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駮  
鍾則歸之盜修城之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  
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  
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  
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  
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耳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  
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  
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  
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  
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  
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  
卽力獎勤黜惰勾稽有薄大持小維工備稱事執  
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銀輓墜木工櫛炭  
膠角顏采皆公布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  
旣一門繼五門旣上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  
紆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劍鉅植頽築虛  
凸凹完鬻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暈赫粉堞煥  
如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崒崒橫者翼翼迥而  
察之石楹鐵樞虹梁臥衝墜壘縈輪蓋一夫當關  
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  
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寬實旌棨甲冑周廬是嚴  
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  
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  
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顧亦異同於斯城  
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  
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  
卽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敗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  
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  
有寇至小門高大門鑰乘障之士瞭睥之子手麾  
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黜禱於卜門穿一井乃五  
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  
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  
爲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  
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  
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  
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何也李子曰成是  
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子曰是  
故先王之爲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  
設險爲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  
詩有之矣赴赴武夫侯于城又曰宗子維城故  
不天則倬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  
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治  
鄆陵縣城碑記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鄆陵縣城城週二千三百  
三十七丈高一丈五尺基廣一丈塹廣三丈深三  
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廬十畝臺十一城  
四角各樓樓櫓修長禦道適翼翼濯濯下壑上  
削晝遠宵邏鈴柝是節何察有伯簿吏乃鈞外姦  
潛奪內犬靡恬是役也始於二年正月踰年而  
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  
聞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紀經厥知  
縣章爲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觀者嘆蹟  
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知縣章至縣也  
行城履隍垣警池凸污穢黃蒿徑蹊交以問左  
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  
環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畧鄆鄆之城  
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夷未還也儘干今  
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  
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  
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  
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  
以爲利己曰誠己也彼卽以爲弗己也誠弗己  
也卽以爲己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卽以

爲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  
鄉樓毀僑麀裘誦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始盜之  
入也鄆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恨曰設城堅吾奚  
以荼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又恨曰設城堅吾奚  
奚以荼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己利也諸議  
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厝薪而憂火者也夫湯  
而後井井豈湯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  
滅事典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監者覈焉獲顛未  
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  
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  
衆功莫大於城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  
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成復隍城濳城謝城韓城朔  
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  
必書雖美刺殊肯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  
城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鄆鄭克  
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  
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  
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人以舉人  
前署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鄆致仕尚  
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



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顧子書焉而鄆學論田君  
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鄆陵縣城記  
**清軍監察御史題名碑記**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

其廳左有記名之碑碑前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

也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夫子手奚不文也

誠不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

以河南清軍察院碑也夫見有同異則行有得失

職有久暫則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

聲情以聲殊各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

而永之非薄之道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

昭鑒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

對而清之者清之理也高皇帝制兵也亦每昂軍

而下民惟官亦然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

也夫宣德間顧業憂軍之消也而議立清之官

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

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日愈消故官初弗專

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今三易年代不數

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也此無它勢難

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勾稽繁勾稽民必大擾擾

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必

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不欲久也曰吾病弗克

理卽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間久者間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勗是軍不終消哉夫士未有不名而鬪者

來誠有揚於各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

久彼開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

能廢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

有不誣往者也勸來以誣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

指名則整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

事又奚啻河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

者勢有不可仍者也然上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

不之能爲者此則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

贖益二十倍于前然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

顏君前在茲亦理滄之才然未久以**鹿民祠碑記**

益起罷去二君各籍載之下方矣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

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

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鸞鸞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

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是聞公死則咸涕泣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赴祀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數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祀之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誦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於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鵲鷓擾擾拱棟鼠走鳩嘯周垣盡圯羊籍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欲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卿焉曰嗟斯非梁地邪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矣夫食使之世保大者於足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歌植額起圯新而繪聖而綴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防也望之粟栗而嚙嚙

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迫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敵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蔡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敏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之靈國有君矣於是有君矣於是公祿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綱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死者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為業載傳狀今不復次第述其始終若是祠修於是年春月夏而告成張君淮許君完事祀事者賀君鏡也系之詩曰於鑠



旋運曷平不賊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鑿  
精舍貞匪時曷徵匪獸曷典靡疑靡驚厥代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城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逾  
碑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巽國邑之亂之江陵廟  
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乞排議不懸不震僉  
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警絲游亦帝昇弗疑  
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性直斯壯人心干  
城肅肅我壘攸攸我旌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  
荷難今謂曰癡忠古奚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各何  
毀非公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任厥膺斯厲  
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  
死死有榮褒叢叢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旂旆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歛其有光若徃若  
來卽而罔見跋望連瀉茲邦寄居珉實爾思霍愍

### 節公祠碑記

愍霍侯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

日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  
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  
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觀營壘樹石  
表閭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六

志

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  
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  
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  
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  
人初堙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衆  
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  
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  
者霍侯因武徹知兵乃增裨濟皇繕甲實度申令  
嚴約慎選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  
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  
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  
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  
而戮之狗於師曰吾不盡殲諸狗奴決不共戴此  
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  
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  
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頽  
失色氣爲之習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挿諸口  
脅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而無血白氣縷縷  
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  
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



河南通志

藝文卷之第四十六

五

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  
 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  
 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  
 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也曰禮有  
 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  
 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早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  
 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  
 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節社稷不  
 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  
 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  
 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  
 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  
 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  
 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是觀面於平時而甘心  
 於患難賊視簸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  
 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  
 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耶於乎上蔡無慙四公矣  
 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  
 各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  
 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賢皆世

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  
 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  
 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  
 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並  
 返荆軻山而墓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  
 間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  
 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  
 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  
 日星生為俊豪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視其降衷  
 豈無死若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  
 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  
 嶽惟毛惟嶽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甲巖巖  
 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  
 城抗賊孰曰彼眾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  
 乃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  
 醜謂為之霧上帝是訴群彪竟擒夫死於君妻死  
 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錫賸蕃優血  
 食茲土有血其宇禴烝是承清酒肥腍威儀儼儼  
 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旂大纛戶風禹王廟碑記  
 冷冷若色若笑穢妖欺厲我氓俛保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  
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淪雲草浩浩於  
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  
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  
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  
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未  
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  
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  
物忘之沫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技民者忘其聖人  
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  
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與矣河盟  
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甃堤堰一決數郡魚鼈  
於是昏塗之民咸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  
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輪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爲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  
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  
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  
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  
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  
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美

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  
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舊者也大梁以舊  
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  
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  
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日大  
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  
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邪耕邪廬  
邪能飢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  
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  
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  
名漆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辭曰  
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踞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  
總兮上下羌若來兮愴不見兮奈何望美人  
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右迎神○絙絃兮鏗鼓  
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截飭陽侯兮清路電  
霽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旣飽兮  
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右降  
神○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駿  
文魚龍翼翼兮兩旆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



離愛君兮思君有芳酒芬國相寺碑記臺前寺也  
君歸來兮鹿我民右遂神國相寺碑記臺前寺也  
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鶴巢  
其上憂憂鳴按蔓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  
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  
僧玉色禰衫後教之禪深褐禰衫前教論伽陵禡  
禰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  
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  
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于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  
闖教汙庸師惡徒于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  
往來羊猪寺非若能王矣又國初劉王氣塔七級  
去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曠陰啼僧席未暖  
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與曰寺時世  
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詰戒壇  
受戒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峻峙可遊遊者挈醪  
盞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叩彬門者斯  
足越彬也正德間彬葺其殿闢門樓房廡而百戶  
趙越等助之涅像按舊碑宋太平興國間建今洪  
武初僧古峯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

河南通志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七

年而空同喬世寧顏魯公祠碑記顏魯公守平原

山人為記祠則又以文獻故里也歸德舊無魯公祠歸德祠

則建自監察御史王公補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

也始王公視事歸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

地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云記蓋顏魯公撰書

在故開元廢寺中自會昌時詔毀而是記也以時

禁嚴乃亦毀其半以應詔使而後刺史崔倬者復

訪其摹本補刻焉倬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崔之

辯寧監察公旣闕武歸過廢寺下觀焉而丞政喬

世寧僉事賈君樞郭君維清都指揮韓君璽從之

見所謂石幢者柱形入面頂如覆釜顧材製特異

而魯公又詞翰並佳斯亦謂覆釜三絕矣已乃

讀其記則宋州刺史徐向率屬史父老為河南節

度使田神功建也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此其

恩德宋州者甚大故方其寢疾也而宋州將吏為

作八關齋會云公乃又顧嘆曰八關者乃佛氏戒

規也而餒僧戲侮事不雅馴不足傳於後世學士

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書也嗟乎魯公以風節



高世乃後世徒以其有六書之遺意豈所謂被華棄實者也宜以廢寺為魯公祠以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南君逢吉將亭而命世寧為記焉世寧徘徊不墮下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耶往祿山之叛也堅城守義者惟平原與睢陽耳當其時北招河朔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獨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耶故曰禮有以義起者也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者蓋魯公始招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魯公所遣也而郡祀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遣使靈武謁帝鳳翔又獨以忠諫經略河北此固以身殉天下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高焉統之功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耶歸德武鳳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獨歸德也顧歸德人獨愛護石幢舊覆以亭亭北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稍存入關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監察公至即改設魯公王令春秋祀焉乃議典則視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顏魯公祠蓋帑無費金民不知勞而表忠顯義施於後世固激揚之

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公嘗為監察御史雪河隴冤獄已又使河東以風裁著而王公補以御史巡察其嘉尚若此

此其中蓋有合也 **呂柟五老祠碑記** 睢陽五之少師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

平也五人者之致任里居也年皆八十上下用唐白樂天香山五老故事結社賦詩不于時事睢陽

人敬如著蔡至繪像以傳其歿也里人祠而尸祝之蓋在歸德城西數里云歲久其祠傾圮今太子

少保工部尚書臨安俞公乃重建焉公初舉進士為行人憲廟差典周王喪禮途感瘡疾幾不能生

舟次歸德乃仰天嘆曰琳五歲而孤賴母教育至有今日萬一客死遺母孰養天如佑我獲事母終

死亦無憾失聲痛哭醫侍皆泣是夕忽夢五老鬚眉皓白身僅三尺立語之曰汝母壽高汝壽亦遠

官且崇顯病當尋愈公即請問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其詳則所謂有宋睢陽五老也公病中言

日果若是琳當為五老修復此祠耳厥後公母太夫人果年至八十有七而終公官果至今秩壽已越七表而五老祠則自為行人為御史為通政特



已營建之矣未記之石也至是公四疏乞休歸臨  
安寓書請記嗟乎余嘗讀宋史矣見衍爲開封權  
要不敢干典銓衡胥吏不敢與爲宰相微倖無所  
得至封還內降減省調發給散公租仲淹門士也  
與爭是非而不愠韓富同家也每事咨問而不驕  
既退不葺居第遇兄厚於幼時蓋宋之耄期稱道  
不亂者能而漁長貫平任雖不至世昌行亦類之  
是其生能有聞於前故其死能有知於後若公者  
雖微斯夢而或經斯地亦當召其守官與與祠廟  
以倡風化矣而况其神之靈托公以顯如是哉雖  
然予嘗謂公有五德焉醇厚傳雅無巧爲習曰厚  
受而不剥久任閑散不求人知曰多靜而不折儉  
省民費百工咸理曰有功而不居權勢通顯視之  
泊如曰見美而不貪命餉邊師無所顧忌曰見難  
而不避則公固今之立豈惟宋五老之可傳哉  
唯陽矣然則斯石之立豈惟宋五老之可傳哉

### 夏邑縣儒學碑記

易說卦曰相見乎離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故天下  
衙署皆南面楹夏邑之學居邑巽隅時有潢水漲

### 河南通志

###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元

其前遂成滂池士往來步履尤難因改門北面歷  
歲既久士無舉者嘉靖乙酉之夏知縣萊陽劉君  
宗和初蒞政乃謂諸士子曰學校文明之地而其  
門陰開可乎又覩其廡號圯壞遂率諸生走白于  
兵備僉事汪公和汪公曰知縣議是許可其請劉  
君歸卽召民負土崇廣其街窳潦不停充拓宮墻  
極于弘敞復建櫺星戟門及儒門皆得朝陽而泮  
水兩廡齋號神厨神庫一皆重修至丙戌春落成  
於是乙酉舉人彭中美者亦應斯而出焉有教諭  
崔君鑿者前解州之司訓也予偶解初得與崔君  
遊極敦樸不詭一旦而擢夏邑偶遇劉君盡心學  
成見藪得無字碑一通崔君曰今觀劉侯盡心作  
興學校改門墻而文運挽回其與文之績誠不可  
以弗識也又稽其前之建堂殿者亦不忍以弗識  
也乃謀於同寅訓導楊君春榮周君一鶚借諸生  
王綆楊應奇張世祿黃俊等五十五人走幣問記  
于予嗟乎劉爲夏邑之士其志亦勤哉諸士子當  
如何其用力邪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  
土然則效日月百穀草木履錯然敬之無咎六二黃  
人文之子乎離初九曰履錯然敬之無咎六二黃



離元古夫事未有不敬于始而能麗乎其中者也  
諸士子處則以文明淑諸鄉出則以文明淑諸世  
不當爾邪明倫堂則弘治十年署縣事鹿邑縣縣  
丞鄭舉教諭劉桐協作壯麗猶昔大成殿則正德  
十年知縣南陟張銀所建

### 王邦瑞孟津縣城碑記

亦壯麗猶昔法當附記  
嘉靖乙未之春予道孟津舍北署河水囓廳事殆  
盡波聲震撼几席間令人食不下咽回視向之民  
居櫛比鱗次者皆蕩蕩然水中是時議遷十餘年  
未就因賦詩而去曰禹思天下猶已之溺憊度土  
工惟日孜孜東至孟津洪水既治水陸過變昏墊  
在此嗟嗟有位曷於弗思越七載再渡孟津稅駕  
新邑城郭閭井奠厥攸居縣令邢君綸振其政教  
百姓生生然有新之樂爰周咨度用爲喜康邢君  
又述改邑始末乞志之石粵孟津古名地也禹貢  
導河至於洛泃武王觀兵遂成大業春秋以來更  
置不一國朝因元之舊南距山北濱河即以垣屋  
爲堤岸勢甚岌危初河趨北岸南之勢緩可無虞  
也嗣後河浸南濱每暴雨愁霖洶濤迅沛或上流  
滔天昏夜驟至日不及瞬濡首在前百姓奔呼蕩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六

辛

析莫知其極雖曲加隄防與水爭地其何功之有  
識者口謂當遷而橫議迂心乘舟莫載至于壬辰  
夏六月夜水大溢壞襄縣鄉民始震恐咸黜乃心  
而圖遷之議決矣時縣令曾君劍陳利害上之巡  
撫都御史簡公霄巡按御史蔡公毅又謀及藩臬  
謀及守長謀及父老謀及卜筮咸從乃其疏以聞  
遂蒙俞命於是郡守黃公价度地得甯城西二十  
里名聖賢莊者去河遠而土壤良乃用牲焉時分  
守少參任公維賢既而張公問行爲之經營規制  
勞來群黎太守張公承恩實綜理之乃委別駕韓  
公漑往督其役於是壇墼城郭縣治學校公署民  
居一切民社之務秩秩具舉使以佚道而民罔告  
勞酌衢巷之地授民取直以克用而民不知費經  
始甲申春二月蒞工於夏五月然肇造之初比屋  
未集潤色未遑繼以分守少參李公宗樞大參馮  
公亮分巡僉憲翟公鑄呂公懷健屬之郡守鍾公  
鑑復申命增飾之時縣令王君堯弼任其事殫厥  
心力罔有遺謀匪者崇之監者拓之闕畧者補之  
若祠前誓以遵化樹仁愛以表坊週捷徑以周行  
合市廛以致衆是以四民悅聚載擊肩摩迄於今



成可謂勇矣一舉而宜陽縣儒學碑記昔孔子之

三善集焉是可記也武城開弦

歌而說偃之政蓋聖門學道若之為學施之為政

化行俗易比屋皆興即唐虞三代之隆可知已春

秋去古未遠孔子歷遊列國寥寥無聞雖由求之

徒亦有鳴鼓之責虎兕之譏則後世益可知已夫

樂禮廢缺風俗頹敗為民長吏不遑敬敷以簿書

期會為要務蠲絲文法為良謀使弦歌絕響姦充

聚滋俗日汗而下罔知耻刑日煩而上不勝禁是

故理亂之機關於教化虞夏以降學校肆興學校

者教化之所由出而賢才之所奮庸也迨我明御

極憲古右文興道致治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損益

三代其法尤備百七十年以來人文化洽不嚮潛

孚雖遐陬僻壤窮邊絕徼崇之以學校罔不嚮風

歸極尊君親上而況中原文物被化文章者乎是

以典章著訓以為宏綱殿最民牧以為大業在守

令所當重加之意者宜陽居中土稱大縣而學校

之設歲久圯壞堂階鞠為茂草師徒靡所藏修教

學闕疎士心渙散陋亦甚矣余每觀之深用慨惜

至嘉靖壬寅前令王君薏業始舉以請撫按報可

遂為絃歌之區云夫古之君子任天下之重也一

夫不獲時予之辜故與之惇蒞恤患若在其身孟

津之圯於河也久矣茲土者非一人視其民之

胥沉議及十餘年始克遷者豈非任重者有待然

乎抑安土重遷古以為難盤庚之遷也亦惟河患

至乃三詔巽申以代斧鉞而後正位綴眾亮有嘉

績今孟津一舉而遷賴皇上明聖群公宜力豈非

斯民之大惠哉且孟津河之要害也禹導河自大

伾折之而北今觀孟津而上河行山中故道有常

而下岸高地甲土疏曠曠故三代之後河自南徙

至於徐兗之間決裂變遷橫不可制是以北地無

復有河而南北鄰近諸郡隳城郭厄運道漂廬舍

壤田疇者無歲無之殷憂厪於宵旰徵調疲於閭

閭此其患獨孟津耶今孟津已遷而不知南北諸

郡何策以安之以東南諸郡視孟津其患又何如

也嗟乎炳幾先物者存乎勇是役也不利用厚生者存乎仁

圖難決策者存乎勇是役也不利用百年之安而

逆其必危又不謂曲防作無益可謂智矣朕昏墊

於康衢可謂仁矣不感險膚而毅然任之迄於有



而督學副使與川葛公責成之時以材力未絀乃  
建啓聖祠繼稱葺其殿廡工未竟而去越甲辰今  
令雷世榮至首敦禮教百務漸興慨茲廢壞以爲  
己責卽請於郡守臬村揚公公方加意儒術又羸  
知人賢可期底績遂力請於監司會巡按御史疎  
山吳公按郡教諭江君鰲復陳甚懇疎山亟督之  
且出庫金若干以爲費雷君悉心殫慮經制度材  
覈其出入時其省試區畫其所不給而又簡工役  
懲游惰晨夜展力無敢玩者暨縣丞杜君禮主簿  
葛君涵皆協恭贊襄監視代至用是費減於前而  
功則倍之蓋起於是年八月越明年五月乃落成  
是役也自廢壞至反覆爲請道旁之議垂十年不  
就至是乃訖於數月之間天下之事豈不待人而  
興乎明倫堂舊面山俯監乃遷北十丈爲堂七楹  
左右爲齋齋後爲號舍堂後爲會館堂東爲射圃  
亭禮器咸備其前則錦屏王峰蔚然可擬魏樓宏  
遠棟宇高明齋舍翼如丹青炳若路沿棧腹門以  
禮名於是學師升堂鼓箠日進諸弟子橫經論難  
長善救失得以盡其職諸弟子親師取友退息有  
居得以敬其業一時詩書禮樂彬彬有造弦歌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主

聲昕夕相聞始有武城之遺意乎江君同訓導李  
君世祥裴君寵及諸生咸謂斯舉不可無紀相率  
請余以勒石請余旣慨於往昔而樂於今爲之記  
曰嗟乎茲學之廢久矣得賢令一新之誠爲奇遇  
然學顧有義修學者以宮室所以萃諸士而居焉  
者是曰在人學之義所以居是地而講焉者是曰  
在已譬之山澤以蓄珠玉非謂山澤卽珠玉也府  
庫以藏貨寶非謂府庫卽貨寶也諸生省察在已  
亦思一新當爲俯光和璧使聖之者不爲凡山常  
澤空虛府庫則修學者庶有耿光乎夫學之義大  
矣古之學曰三物曰六禮曰七教曰八政小學曰  
詩書六藝大學曰明德新民蓋不徒誦其辭說而  
必施之於踐履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小學  
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者言大學時也自  
少至壯至於強任皆學之口而惟行之力必如是  
然後知類強立謂之大成足以化民易俗必如是  
然後謂之俊選升于司徒升于司馬告于王而爵  
祿之由是措諸天下發諸事業上可以格君心下  
可以善民俗隨其所至皆光明俊偉守道不變卽  
舉其向之所學者行之合內外兼體用而一之者



學之義也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其言非不讀書六藝明德新民也然請誦其言耳矣博學強記乾乾窮年以爲學舉業也父兄非是不以程督師友非是不足以講論其言不必根諸心其文不必合諸理其誦習不必見之行而但繕章繪句以規時好苟有獲則委而棄之如筮蹄然又從其政事而學焉則向之所學者皆無用之空言非所以理天下國家之術也內外體用邈乎殊途由是學之義不明於天下故後世之治不逮古者由後世之學不逮古也故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夫學傳而道之不行者有矣未有道行而學之不傳者也即周孔是已故求善治必得真儒欲得真儒必在博學所以博之者義也雖然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古人之學志在行道若化民易俗爵祿云者皆用世之具今之舉業亦以資籍用世何修往哲科日挺出而何病於學哉顧人之立志何如耳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陳北溪曰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商確事理敷陳治體藹然行義道德之言一一可用之實也使今之學舉業者能不奪其志而躬行有素誦古人之言而考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行因古人之行而察其心此心未嘗不同則此學何獨異乎於是讀書將以窮理修身非徒誦空言爲文將以載道述事非徒競時好應舉將以行義達道非徒要富貴則古人之學即此企及雖曰事業何病於學故曰今之學猶古之學其義一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余觀此學之新也必有豪傑志士崛起於其間以自新者故爲稱學之義而述古人之學與今之學舉業者將爲升高陟遐

**葛守禮崔文敏公祠碑記**  
崔文敏公諱鏡字仲昂別之望云

號後渠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奉表入賀歸途以疾乞休卒於家其舊從遊若都憲賈公啓劉公誦趙公錦太常胡公經即中王君與齡余君胤緒陳君昌積僉憲章君甫知州王汝礪氏王同氏知縣張頤氏韓梓氏呂訓諸氏若干人咸寓書相弔天不憖遺老太山其頤寔茲永懷將非祠祀不可乎遂其謀捐貲寄在鄴者俾事鄴士張秀輩告茲經始於郡守高子鸞高子曰文敏公昭代之名士也懿範淑軌若人可仰豈獨宜門下者私祠乃以



事達之巡撫都憲李公宗樞巡按傅御楊公勉學  
俾余議狀余嘗聞公在翰林時逆瑾擅權虐焰炙  
手凡百僚伏謁公身挺不從瑾銜之出爲南京吏  
部主事夫權奸得肆黨附成之使舉朝若公瑾奸  
曷與乞辨忠邪遂乞解任得請浩然而歸退以明  
義一時依阿澠忍冒龍嗜進者有汗顏矣迨余倅  
彰德公適林居見其以恩義睦族黨以禮化俗以  
道佑啓後學而其在父子夫婦之喪必以制閉關  
謝跡若將終身而途當要衝至者若不能見見者  
若不能去與論往事得失前人是非莫不曉暢原  
本而卒有折衷方今利達則絕口不及雖問之亦  
不應鴟冥之羽可用爲儀於公有焉若夫與學淵  
識發爲文章與左丘明司馬子長相埒而尤獨深  
於道故久馳聲海內人人能知而末之也晚年上  
用薦故交章特起爲太人少詹事而幾轉前職初  
當署篆言者指何容朱家巷爲皇祖墳墓太祖不  
自以爲親後百七十餘年孰從辨之失真非小誤  
也公駁爲罔事乃寢此不可永戒妄作者哉公平  
生立德立言所謂不朽者固不俟祠之有無然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書

而爲國之紀土類所欽則歿而不往繫人之衷於  
無窮者在茲祖豆祀之可於是二公曰俞遂檄府  
以公門人所寓六十金易地一區官給建宇費或  
有聞之趙國王者王雅重公乃曰固知文敏公當  
祀然卽爲宇不稱亦非所以祠也與弟江寧郡王  
各助貲若干得善地于豐安里爲堂三楹室六楹  
重門庖庫悉備是年仲冬工告成事蓋與宋忠獻  
祠相望云董工者爲那貳隆文良氏高子曰不有  
記述奚示來茲請遂紀之迺具事之所以裨識歲  
月而系之辭曰太行嶙峋今漳衛交津鬱爲靈氣  
今開生哲人前有忠獻幽結爲郊歲時陟降今異  
國蔡儒珍一德咸有享祀無王洙忠孝祠碑記以  
空同神天長地久今享祀無王洙忠孝祠碑記以  
忠孝名何存勒也忠孝者何春秋之類考叔唐之  
顏魯公也祠諸汝者何考叔汝人魯公於汝爲死  
所也春秋傳曰莊公以弟毀故誣世爲泉斥母爲  
姜天地愕亂倫紀攸擾考叔以一言悟之莊卒如  
初君子曰孝唐史紀魯公仲大義於玄肅代德之  
朝當魁祀賊烈之構公以使事至汝竟死之棄而



不怨危而致命君子曰忠嗚呼忠孝與天地並者也二公豈能以一日忘哉余蒞汝之二年有合祀之議擇地於西城門內方徑凡一十七丈中構堂四楹以棲神肖像以致敬堂後置小亭一以爲齋沐之所堂外特爲祠門一以便出入經始於嘉靖戊子之秋不浹旬而告成嗚呼使夫人而知有考叔也則凡有母如姜有弟如段者皆可以孝矣况乎其不爲姜者哉使夫人而知有魯公也則凡有君如唐有相如杞者皆可以忠矣况乎其不爲唐者哉是茲祠也固忠孝之風之所樹也則夫歲時展敬始終繼志毋忘永永者容非後祭李濂許忠者之責也嗚呼守汝土者尚其念諸

### 節祠碑記

正德己卯之夏寧庶人宸濠肆逆維時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姚孫

公燧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許公達抗義不屈死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燧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烈達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禮部尚書賜謚忠節各蔭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戶遣官祭葬並立祠於南昌又立孫祠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江守臣又立孫祠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六

五

人癸丑春三月巡撫河南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巡按御史東牟浦公之浩謂杭既有孫祠而許祠未建於汴二公死事寔同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咨諸藩臬二司暨督學憲僉以爲然於是襍開封知府王君撫民擇基於省城南關亢爽之地創建忠節公祠塲工市材爲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無楹亦如之前設重門繚以周垣而龕凡瓶爐之類罔弗爲之備且屬余紀其事於麗牲之石未幾二公以遷代去嗣後都御史衡水楊公宜莆田鄒公守愚相繼以巡撫至御史孝義霍公冀以巡按至復趣成之而祠乃完終其事者知府翁君時器同知何君鏜也余惟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之典弗以域異是故南昌之祠公死節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往來地也抑體魄雖歸墓固始而冤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斯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知公死事之繇者余撫其槩而書之公諱遠字汝登世爲汝寧固始人幼負斲質風骨秀異爲諸生治毛詩有名丁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登進士第己巳授山東樂陵知縣有惠政及民辛未劇賊



劉七齊彥名起餽餉轉掠而東攻焚郡邑殺長吏  
公有禦寇之功賊不敢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  
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州公出奇制勝屢挫  
賊鋒斬獲無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當是時  
濠將納姚偕逆公言諸賊縱劫劫江上攘其貨以厚賂  
權倖將圖僭逆公言諸賊縱劫劫江上攘其貨以厚賂  
皆取給群寇今莫若剪寇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  
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而吾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不能用再踰年濠益  
橫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迹已露不可不問其  
罪詔遣親重臣往諭且令之俊濠惶懼乃直六月  
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咸具幣入賀  
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往謝濠颺言曰太后有旨召  
我如何孫曰請出旨以示濠素忌公威名又特問  
曰許副使如何公曰濠怒曰我民無二汝副使惟  
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公曰  
汝能殺我朝廷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濠令人執  
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我疇昔之言正謂有  
今日耳遂並遇害於惠民門外公時年三十六秋  
七月提督軍務都御史餘姚王公守仁克復省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五

擒濠於鄱陽湖中而豫章之人咸具縞素哭奠公  
如喪父母嗚呼向使公剪寇之策行則濠之財用  
詘矣弗腆厥賄結納寢疎內構靡通外謀斯寢其  
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而策卒弗售謂之何哉  
憶昔乙亥之歲余觀政戶部適公以僉事滿三載  
上計京師數會公於同鄉燕餞之席則見公氣貌  
端雅簡重寡言論者皆予公為大受之器其後果  
以精忠大節表樹於時歸然為國朝名臣可謂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矣公三子長曰瑒受蔭  
官錦衣次日瑒曰瑒俱美材子孫蕃且賢天佑善  
人耶此哉余既述其事而復系之曰送神辭二  
章彈歌於飛揚撫長劍今繡裳窈窕環佩今璆鏘神  
儼旌旆兮飛揚撫長劍今繡裳窈窕環佩今璆鏘神  
之來兮茲惟故鄉陳蕙肴兮桂漿豐豆俎兮中堂  
絢瑤瑟兮吹參差巫緩舞兮祝進辭懷佳人兮我  
心悲雲黯澹兮飄寒颺靈剌剌兮光陸離聊弭節  
兮慰我思右迎神○神去兮何之天門兮透迤騶  
赤虬兮導玄螭雲輶舉兮予莫可追莫可追兮奈  
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無二日兮不知其他正氣  
塞兮八極蹈白刃兮靡惑國維奠兮臣準植凜凜如



生今忠以直神所至今敦德謝江魯山縣城碑記

嘉靖戊申歲予使南陽道出魯山縣見城頽甚今

逾三載而修之成蓋尹姚君卿之云初姚君浸

濕蓬草蔓蔓乃仰而嘆曰城若此猶弗葺可憂已

遂集父老士大夫而言曰民賴城以保障無城無

縣無縣無民夫令者任保障之責也而不城是棄

縣棄民其咎奚歸予將城厥城僉曰役眾費饒且

上官多疑故前令避之罔敢舉姚君曰是為私廢

公為已病民也豈可哉吾苟不竊上之人疑竊弗

也吾苟竊上之人不疑竊也但於心無忸雖

役眾費饒何害矧斯時寇犯中原烽燧日起雖名

都巨鎮咸以崇墉為亟况郟城之猶懼其晚顧敢

避嫌而棄之也於是節力乃興畚杵登登四閭庶

鳩材程期度侯樽勞節力乃興畚杵登登四閭庶

民雲若歡踴而赴且靡廢靡紆革仍適中利不侵

下役不奪農監跡者頌覈實者褒是役也始於嘉

靖辛亥三月迨十月而告成謝子曰姚其克令哉

復隍之戒易闢其文勤墉之稱書昭其義故春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凡城必書之雖美惡異迹褒貶殊旨要之惟時且  
義者為足嘉姚君動協時義民用安輯誠美迹也  
予安得不嘉

齊之鸞按察司題名碑記

國初登革  
元制改諸

而書之哉  
路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並設提刑按察司  
分職而治按察云者即近代採訪廉訪之異名有  
貞肅澄清之寄非特刑焉而已也事雖不至錢穀  
而得糾問之凡學校軍伍戎備屯田水利皆隸焉  
則政教罔不兼矣其在河南有按察使有副使僉  
事總十有三員自洪武至弘治間任者舊有題名  
記勒石儀門之左前副使楊君達夫以其歲久即

關更礮治欲新之而達夫遷去今按察使陳公即  
卿至之明歲復考得其名氏按察使凡二十有六  
人副使僉事各五十四人即其石重刻焉舊記莫

知作者而石本逸矣陳公屬之鸞補其闕之鸞乃  
循今所勒蹤跡其履歷邑里想望其風裁飲容而

與嘆曰倚與彬彬哉此吾人所當尚論者昔趙文  
子執晉政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於是歷數陽處父舅犯皆以為不足  
稱而獨仰德於隨武子焉古之君子羅當時信後



世其難如此今茲諸公徃矣石上之名將百世不可刑也皆嘗司刑與政與教貞肅澄清於是地者其間行業彪炳懋鬱不可刑於百世若文子之信士會固不少矣然亦豈無表表如處父舅犯後人猶以爲不足稱者乎况又有睹其名而其人或未之前聞者乎各之留實之覈也是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者惡得而不懼

**曹朴梓潼廟碑記**

梓潼祠祠文昌帝君也帝君何祠乎余聞之上古黃帝時命南北二正典司天地羣后棊常生斯際者善善惡惡福禍無爽何其明也大道既隱淳淳氣日漓人同翹臆心如梟鏡善惡淆亂福禍舛忒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有憂焉因以傷夫世之不久也于是不得已歸諸天道曰天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又不得已歸諸神教曰鬼神福善禍淫夫聖人豈不知天道遠而顧又語神哉言天示人以理所必有言神示人以機所必致報應之說彰如也文昌帝君者其世代歷履真圖秘籙得而紀之余所弗論常觀所著寶經一篇及近傳冲一真君詞祿奇談大都多規誠世訓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美

導勸愚俗忠孝陰德等語至千有祈輒應無禱不靈吉凶之報捷于若帝君者其亦不幸不生於黃帝而上古之世蓋善惡福禍昭明之際無所用其報應之說而生于衰亂溷濁之世得神其說以愚天下而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世傳帝君張姓即詩所謂張仲孝友則其神必聰明正直直道而行不阿福不妄禍憑依在德人是以不聽於人而聽於神也祠而祀之殆以是乎或謂帝君主典三才籙籍受元始道君之傳領上帝玄冊丹書雲篆統理元佐而職優專任進嗣續左右二僊官特主文場貴祿上應乾曜中極紫微六星在魁斗之前文士進取神必先兆以此歷代祀之多於文廟建祠焉今祠在郡城東西隅卽宋太學桂香祠舊址至國朝永樂伍年改徙學宮祠留舊處初學宮亦建神祠皇上登基之十年正先師祀典祠改祀啓聖于是舊梓潼祠歲寢就圯周府奉國將軍昆命君謀於家祠西亭子謂是古蹟且關文教遂捐祿若干鳩材庀工爲殿者三門一輪奐赫然一新始於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迄於是年十一月告成以爲西



亭子與余遊雅以文相酬  
切命之記迺爲記之如左  
蔡汝楠建大復何先生

祠碑記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  
未祠祠自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

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者謂而署曰烈文蓋兩重  
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不宜與許公並祀

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逾年矣余以撫  
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

先生孫洛文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  
汝南守道卜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

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  
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墜先賢之烈

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至已出卽入恐不饜不如  
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

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偏卜地城中不得晚得平  
與侯漆離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山東抱

汝河西繞而城垣當前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  
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周繚

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月  
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吏求記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各家則獨  
推穀李獻吉與先生若泰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流

或與或不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予言爲然則又未  
嘗不願一至其地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余與

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于今日也固數  
也乃卜其祠旣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

千古又非數哉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  
乃槩天下賢者如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

則又未嘗不投翰而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  
于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

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闡時政得失主文而論  
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其文章之爲教也故比于剖心

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比于剖心  
箕子不以演籌貶節季路結纓遊夏不以文學損

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  
孤立于世者邪明與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

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詢林  
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卽使

來哲代興不無浸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  
和受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稟



稟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微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亡論抗疏慷慨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批鱗蹈鑊朝士奪色即如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議吏部會有兵事而致政乞休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與御史姜某許奏也則又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仗節如許公為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益温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設令托以長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椽處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守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輿以詞華同數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

建黃徵君祠碑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真陽人也余少時讀徵君傳嚮往久之

徐中行

先生各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諷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居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台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于法得備書云  
 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滅不舉喟然興歎曰非有司過耶於是首葺郡治中漆雕氏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屬邑當祠徵君而余適以此被謫去道經真陽真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也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往睹府君之悒然于徵君也蓋欲不日亟成之而猶懼官跡靡恒或不迄於成也乃購得故叅政李君別宅遂增修而祠焉為正堂三間門樓一座樓旁空舍七間增設兩廡各三間而空舍歲得貨錢即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君為記以示永久焉余喜曰是不復藉以補過於徵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沒齒窮居閭沕蓬篚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絕俗之行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聖

儻奇偉之策也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歸  
 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願為弟子  
 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轡輒亦改容歛氣惘然自  
 失何耶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度似亦難矣又陳  
 仲舉之不畏強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未如又何  
 頽回不逮如愚至亡奇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擬  
 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為不  
 及也蓋其仁心為質而退然不伐其所醞藉者深  
 遠矣各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語曰堯李不言下自  
 成踐始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  
 義自勵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  
 卒能龍蟄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今使人銷  
 鄙吝而敦長厚范滂侯謂其及門孔氏其始庶乎  
 知言哉知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士之意蓋如此  
 周君各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修之  
 高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為銘  
 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嶷風成珪璋天賦清  
 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動遵矩矱倬哉先覺  
 久矣生知靡幽弗貫靡與弗窺甫在髫髻僉曰我

師稽古墳索異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  
 或往行無轍跡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遵養時晦被  
 褐懷璧令問彌章羣賢畢至寂寂衡門方軌結駟  
 待問如嚮靡不厭意譬彼飲河各滿其器澄之靡  
 清滄之靡濁以我汪江銷彼嶽嶽耆舊解願賢豪  
 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各  
 高殃禍卒躡荆棘於惟徵君沉機先識鴻飛冥冥  
 永謝畢弋周式商容王道幸與曹舍蓋公齊國以  
 寧尹有魏侯祗事段生况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  
 令尹高山仰止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瞻是依自  
 今伊始言勒貞

趙應式重修古八蜡碑記

國東自  
 珉用垂於祀

有廢祠古槐旁倚輪困離奇驗傲鼎有識曰宋皇  
 八蜡祠適比歲螟蝻為孽民以聞之縣而請祿知  
 縣事閔公乾始薦牲用幣如公社既而獲鹿里之  
 大姓朱氏董氏除荒穢畚瓦礫治疲陀倚敗支頽  
 而列主焉嗣是昆蠱或作邑必索饗饗必不害韓  
 城李侯事尤特異李侯名質正德之丁卯來尹干  
 鄒七月禾菽蔽野飛蝗北來勢若風雨邢人大恐  
 以故事白李李亟命設次于野或誠以霧露輒曰



祀而爲民敢不敬乎乃致明深詔償相謹祝號朕  
滌濯嚴盥盛展牲牲齊齊中皇既奠幣協氣靈光  
儼爾聞見左右執事拱棟肅穆迨歸凍雨終女翼  
日蝗抱草木死且盡年乃登維時廟制麤飭供具  
草備嘉靖甲午武陵萬君列辟于郵政緝民鳩年  
穀屢登丙申之六月蝗忽南翔遺種蕃若萬侯旣  
禱于社稷城隍乃復蝗有衆曰救荒莫若索鬼神  
祀典得無有未舉者乎或告以李侯事遂有事於  
蜡精懇旁乎溟滓允契洪休挺著災沴畢消朱氏  
子介董氏子乾亟效大作以彰靈貺七月之甲寅  
乃約里人會緝錢槩僦費公出納擇材於林羣石  
於山鍛金于冶范甕甕於陶儀必稽緒古工必求  
其良乃築宮塙立廟門儼像設作几筵重簷達嚮  
刻楠丹楹金碧點聖槃匝豆甚設也明年丁酉  
淮陽陳侯來七月甲辰二氏子儲諸耆宿以竣廟  
事白于陳子陳子曰祀事亟舉夔夔承詒吾懼其  
淪於淫瀆宜有記以諭之乃亟召朱生守蒙責記  
於式式嘆曰蜡豈易言哉夫以游賜之賢而未悉  
也蜡豈易言哉吾聞伊耆氏始爲蜡小戴禮以爲  
帝號周禮以爲官氏皆有可徵而莫之取質也故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里

後世祝者或曰帝伊耆氏或直曰伊耆氏蓋慎之  
也蜡豈易言哉守蒙進曰蜡之始三代以降有異  
同乎請詳之以諭吾民也曰記於先嗇曰王蓋以  
爲之主也於司嗇百種坊及水庸曰祭蓋所祭  
者也若夫古田畷及郵表畷與夫食豕食鼠之禽  
獸則曰饗以其有功於嗇故索而饗之也秦漢則  
益以五祀諸神唐開元定爲百九十座宋天聖定  
爲百九十二位其數之多寡有如此者守蒙曰旣  
聞其數矣敢問其儀請詳之以諭吾民曰茲祀也  
在夏爲嘉平殷爲清祀周爲大蜡其儀因相因而  
甚儉秦始曰臘漢繼曰臘其儀亦因因而漸丘文  
唐宋復曰蜡則又咸設位於南郊致享於園丘文  
則美矣盛矣無以復加矣儀之煩簡有如此者守  
蒙曰旣聞其儀願聞其義請詳之以諭吾民曰蜡  
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臘者接也新故相  
接以報功也又曰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  
也是其義獨無同乎其推五運之終始定一歲  
之祖臘秦之蜡固非周之蜡謂唐宋之蜡同於周  
之蜡乎夫蜡之祀報本反始養老送終移民謹財  
酬功沛澤故記曰仁之至義之盡孔子觀魯之蜡



且思三代之英賢而慕文武之弛張况於千百世之下能得其義乎其義之大小遠近公私有如此者未生曰吾民之爲蜡者考其數胥其儀以求三代之義可乎曰數非所先也儀非所先也民亦無所與也亦爲政者先其義而已夫爲政者必重民事慶農務登髦士而後先農百種可禮也必闕勞役錄農備恤老物而後郵表畷坊及水庸可禮也必杜僥倖黜貪墨黷遊民抑末作則苗之害農之蠹可盡而後禽獸可迎而禮之也必正服色別等威重喪祭而後素服黃冠葛帶榛杖而民始不駭也必遏溺音放鄭聲用韶舞而後土鼓豳歌兵舞而後一日之澤可沛也故曰亦先其義而已矣泉蒙起嘆曰如夫子之言豈獨蜡可復哉豈獨蜡可復哉願以爲九重獻式曰吾儕草野之談奚足以溷廟堂之議若夫舉大蜡以先籍田者惟大宗伯可圖之耳汝執此以復

郭朴彰德府修學碑記

陳侯喻鄉人斯可矣 郡學建在治城大定門內址雖狹隘而規制頗稱整飾蓋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年間敝而興修者屢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聖

矣郡當午衢賓客絡繹供費寔繁歲值荒歉財力詘乏綜理靡及邇者因循而弗治殆二十餘年頽頹剝損漸抵于敝瞻視罔稱絃誦曷以郡守陳公來蒞茲土政飭惠敷俗振教舉作新士類明示正業人咸思奮而敏厥修矣再踰年爲隆慶己巳乃謀諸郡僚別駕王公通府丁公高公節推章公葺學宮而新之先殿廡次堂齋次門庫亭閣號舍饌堂射圃以次更作鉅椽直楹撤朽益良滲敝易新棟瓦圯傾增以甃甃黜堊藻華丹碧煥燿蒼阿翬起序階儼列型之屹屹卽之翼翼規模聿新觀視有嚴以是年夏四月肇工至秋入月而訖先節推王公嗣來莅任樂觀厥成安陽申尹胡尹事節推贊咸與有勞焉是役也財取節費之美僚求間佐以贖緡役假練卒之暇弗克則儻諸傭賃無資公帑無庸民力斯又事之難也已諸公屬余爲記惟我國家建學育才專督于憲臣而教導綜理之任繫守令是賴矧事神興學載于令甲學宮修匪獨吏治之徵實教化隆替人才盛衰之幾也夫廟宇崇則瞻仰益虔堂舍飭則羣聚有所用是士志靡渙而業精于專彞典丕彰而風動于遠夫士也



游斯息斯宜知繹思而克勵也乎夫士之學也循  
宮室之修而新之也夫治室者厚厥基以崇積辨  
厥材以裕用舍舊而新是圖周防而敞是虞斯美  
斯懋必慎所與以翼進必大厥蘊以弘施是之謂  
潤屋是之謂廣居非經弗談非道弗由非仁弗親  
非義弗爲勿鶩于高虛勿眩于奇異勿狃于近利  
勿蕩于浮習茲塗墜之勤而風雨之除也是則君  
子之學已相率以正相觀而善賢才蔚興勲業輝  
映上無負于學校之教下無負于作新之意豈非  
盛哉是在諸士陳公各應麟錦衣衛籍浙之鄞縣  
人治郡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端云諸僚若屬贊  
襄而執勞者名籍具載于碑陰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六

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四





碑記

明孫繼臯重脩黃叔度祠碑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

某君以職事薦蘋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各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脩揚齒刀鋸其心而不悔從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採於天下而又趙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一

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隳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隱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苟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鑒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遐然深服遠去鄙吝叔度之長豈真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遭時得志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俸而矍屈俸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陰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推其實能辦之而言論風旨又一無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視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各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巖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父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髮及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度其有風乎則其君之為是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唐元紫芝先生祠碑記

夫人人生者治亂之始也天

趙南星



天地之始也混成者太古之始也世長若太古之時則道存人長若未形之時則德貞試語其象無思慮無設備不羨堯禹不悅仁義溷溷焉而至清墨墨焉而至明于焉而至貞之人也之德也形爲養生爲暫太塊爲玩矧區區聲色臭味簪紱田舍妾御之奉乎哉彼尚不知其可遠然此又其衆也。可以觀精吾未見其人近代有紫芝先生焉先生貌不飾儀進不期顯居不爲家交不斥愚以仕爲隱以身爲寄以山水爲娛世之人高其行不知其非矯也樂其曩不知其所舍也故就羈之盜可解而遊爲約而不相詐帝者之崇欲以聲伎自娛一位賤尚慕之小臣挂之不怒乃振其德心此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者邪假令先生選淳耀之代作師九五凝神吐蘇必能豐百穀而養萬物即其懶者純白介石之行亦足植表人倫章好澗俗遭時道喪困于下位竟其肥遯使不知者以爲病于迂惜哉先生之墓在陸渾山下萬曆間李于田氏爲嵩縣令于墓前建祠祀先生屬記于趙子趙子曰古有稱貞人者若先生者非乎其精不揉其神不撓此玄玄之道而又視之術也乃有墓何吾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二

開皇帝鼎成龍迎去亦有墓蓋示民終實解體云陸渾近嵩山固仙者窟宅第非其人不見于田天骨瑰竒文采神異非塵蓋中物昔蓋公見曹參言治道漢九州以寧于田之設虛室聚精禪就陸渾山先生平時所目佳勝殆有意乎殆有意乎余乃爲歌祀先生因以招之其詞曰君胡爲兮山中紛草樹兮葱籠靈妃俱兮鼓瑟與王喬兮相從驂旬始兮駕青螭吸沆瀣兮萃五芝倅鸞鷲兮通誠君不行兮勞思風瀾瀾兮白雲舉恨吾望兮繼以雨蘭房兮桂室荷之蓋兮荃之壁娉情固兮無九門中悔適兮何咫尺雲霞兮蒸蒸芳草兮耿裕盧氏業生望大君兮不來聊逍遙兮采蠶

### 縣儒學碑記

學校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於建國之初卽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列聖

相承益隆文教故今天下無地無學具官於是者苟稍通詩書知大體罔弗以興學爲念况自學校出而世所謂賢者乎盧氏縣固有學明倫堂僻在廟後廟之左諸生之廬舍在焉而文昌祠及庫庑庖福則在堂之右成化庚寅沈侯以監察御史調知縣事謂規制不倫散且日甚不足以興風教成



人材乃謀於僚佐遷祠庫等屋於隙地而併新所  
易民居撤而充拓之得巨基焉于其上構堂凡五  
楹東西爲兩齋聯以號房各十楹堂北爲會饌之  
室夾以庖湑堂之南爲儀門其前則通衢也於是  
左廟右學規制翼翼士咸相與賀曰奠方定位稱  
厥所宜侯嘉惠我後學之心至矣未幾侯申世而  
崔侯實繼其任又以其所未備者爲心丙申廣學  
門爲三楹增廬舍十有六復加修葺百度惟新學  
於是蓋其備矣然則二侯其殆所謂賢者乎頃予  
省祭歸教諭周君瑄訓導魏君濟劉君賢率諸生  
揖而進曰兩侯之績偉矣執事幸紀其成于石庶  
來世有徵而游歌于斯者亦知所勉也予邑人也  
不敢辭乃爲之言曰爲政之道莫先於長風教育  
人材也然或因仍苟且則不足以款動向業者之  
心豈不辜朝廷養賢圖治之意哉沈侯卜吉相度  
更置有方崔侯又能增而修葺之韓子有云莫爲  
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兩侯之謂也  
非賢而能之乎雖然興學有司事也爾諸君居此  
高明充爽之地豈徒快心目怡神志而已哉蓋必  
卽事事而爲其所當爲者則善矣當爲者何三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五常之道是也是道載在六經昭如日星學者當  
究觀體驗以明諸心以見于行推而至於威儀文  
辭舉無愆忒則村成矣自茲舉于鄉貢於王廷上  
可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次可以備百執事之用隨  
所任使而盡心焉俾國家收養賢之效而賢者獲  
有用之名則一邑之人觀感歆嚮而父詔其子兄  
誨其弟舉欲如是而耻乎不及則風教日益淳美  
教化興賢才盛豈惟不負聖天子作養致治之意  
而兩侯興葺之意亦庶幾其不負哉沈侯名源字  
澄之漳州人崔侯名俊字世英陽曲人文學行業  
相爲伯仲故人亦

許論陝州儒學碑記

陝召公名

不得而軒輕云郡也舊有廟學規制宏敞祖宗文德之盛可以想  
見歲久頽敝廟之門廡傾欹黜昧廡舍盡鞠爲園  
蔬陝之人士憂焉嘉靖間聖天子大興文治旣以  
正先師之號尋復建敬一亭於學令下有司罔不  
順風載悅江津錢君舉適教茲土念惟宮墻涼蕪  
無以仰副九重作新之意乃以狀白於巡按御史  
蔡公謂不可不重修旣得請願蒞事者率多遷代  
竟掩歲月歲丙申隴西閭公奉命來守陝公旣以



廉勤明敏之業自屬翼矣陳之人亦欣然奔走政令之不暇乃始申舉其事而以史目揚世傑董其役經址掄材鳩工任力綜理甚密門之腐朽者完而丹青之廡之傾漏者撤已而葺事於九月戊戌用無侈財工無遺羨俎豆有嚴弦歌乃闡學之師生游而樂焉相與歌曰瞻彼宮牆旣傾而成之聆彼弦誦旣息而鳴之孰爲作之太守之遺孰其法之太守是師羣材和神允迪在茲以薪以黜邦家之基我歌於達道人聽之天王聖明恩光遠而於是錢君偕訓導柳君楷徐君秀率其徒凡百人因請刻石表諸廟門之下夫文翁興學蜀化乃行范甯崇儒彌光晉業此皆照耀史冊流譽無窮者也顧茲建立克弘敬敷之功有俾文明之治可無紀述以示將來爰具始末勒之貞珉用比其廉太儀公仲子盛德宏

### 陳繼儒漢太尉陳公廟碑記

汝南有先

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吾友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陳太尉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四

扶忠賢之轍滌腐餘之腥計延炎晁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陳子

其爲我記陳子嘆曰今矣潘大夫治蔡之整暇也今天下叢祀野廟襟出于山厓水馭之間刑羊豕

酈酒漿土齋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庇一楹享一升者鄉氓不足責責在守土吏而

潘大夫治蔡有異政暇讀異書因以采風吊古而有慕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

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撩脛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

被淫刑禍及國家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炎漢仲舉得行其志大滑橫嶺豈敢劉瓚夫

人女尚書塗面濁亂天下死穆不憤遽死劉瓚成璠陽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

膺不拷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廢禁徒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

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剪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者何也此其間盖有機焉陰符

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陰陽反覆殺機者天地猶且懼之何況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而董卓曹操袁紹司馬懿之流皆闕然攘臂起矣自此分爲三國裂爲六朝五百年間靡歲不千戈靡歲不介胄擾攘乾坤沸同鼎鑊而殺機實芽于桓靈之末蓋操據乾坤沸同鼎鑊而殺機實伏薪之烈燭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夫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機賢者不亢則戰申屠蟠袁閔潛龍也孫岐張儉楊龍也仲舉之所遭亢龍也身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薦後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血戰哉語曰太直若屈余曰不屈乃直又曰大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毒死十日不汗亦死死者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者則太尉何常死也太尉被難後故人經令朱震聞而往哭收葬仲舉屍匿其子逸放其陵道中事覺繫獄合門程桔震受毒楚終不言逸得免逸後與袁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座欲乘帝巡幸河

間劫諸常侍以報父讐志雖不遂孝子也震與逸皆宜配饗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踞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潘大夫其以爲何如潘大夫各增絃字昭度浙之烏程人丙辰進士

陳所蘊修開封府城樓碑記

行省

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國地其城卽宋內京城周可二十里而遙蓋藝祖仍周舊無所恢拓神宗朝始更而大之爲四十里則今外土城云外城又傾圮僅存故址內城以甃石故獨完好萬雉雲連屹屹言言望若列帝壯都會也惟是敵樓闕如所從來久吏於茲曆已亥臨川魯公以大中丞節鎮撫兩建者歲萬曆己亥臨川魯公以大中丞節鎮撫兩河建牙其地一日偕藩臬諸大夫行城四顧而嘆曰城以衛國樓以翼城匪直爲觀美也緩急世所時有敵壘在郊惟是守望爲兢孰受兵登陴之士勢不能不踐更餐番休蓐食于是焉在且也晝堪終日暴雨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風雨不時至能任其漂搖淋漓乎矢石之彈射將坦腹而受不一趨避乎不待敵人攻我我業已坐而自困矣卽舍城



十里何為是常丞議早圖者顧安所得金錢為營  
 度費于時方伯姚大夫進曰明公為一方計源遠  
 不依破仰承不隳筦庫所積奇羨若而金計足充  
 聚材鳩工用旦夕俟命毋徒為中奄攫取以歸尾  
 間中丞以為大喜過望謀於部使者東明崔公崔公  
 良以為然即日命官董事不踰月告成矣嗟乎大  
 梁地四衝東接齊魯南走芒碭淮泗西隣秦晉北  
 抵韓越南界勦黃襄郢地勢平衍無重岡複嶺為  
 界限四方有變禍未有不中於梁者梁之地勢固  
 戰塲也方今天下雖陸警水慄無敢尋曠林之戈  
 弄潢池之兵窺左足而先發者庶幾可幸無事顧  
 自採金榷稅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必旦夕命迫  
 而思動憤而思逞斯亦厝火積薪之日也一旦禍  
 變勃發駭而圖之其能及乎齊侯伐魯圍成季孫  
 叔孫帥師城郟春秋書之以志嗚呼晚矣茲樓之  
 時係備敵人臨境而後議版築鳴呼晚矣茲樓之  
 建所謂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懷衣裋者也始事  
 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起麗景門直抵人  
 和門而止凡若干楹費固官損後靡農妨驛睨相  
 接米恩相望懷榆相仍丹堊相耀如翼如棘斯飛

斯革樓既成大夫相與落之登樓四望太行嵩室

居然在几案間大河湯湯僅如衣帶城之大觀於

是乎倫矣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斯臺斯樓城若

增而崇若堦而厚固先事伐群不逞之謀而預寢

其匪茹窺伺之志異日者父老子弟櫻城自守時

計必追頌中丞方伯永賴不朽功當亦必以不佞

之言為

蕭良有重修比于廟碑記余讀史至殷少師比于死事而

匪誣矣

惘然悲之也夫仁固有不必以殺身成節固有不必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以殺身成仁殉

生著節也若比于者可悲哉李氏子之說曰微子

去之利而不貞比于諫而死貞而不利而蘓明允

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其心比于者有其心無其

術甚哉其說之惜也此說行世乃有以私心疑于

者曰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去則去可以私心疑于

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益人國祇貽其主

以殺直臣之各過矣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

與於偷生惜死為人臣而懷二心之甚者也夫臣

同也而疏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也而彼此

先後殊可執一校邪殿德且衰獨夫正稔情關休



戚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三子耳微而去以  
慮宗社箕而奴以首後功干不以此時極諫而安  
所慮且圖哉諫干職也亦干意也諫而死非干所  
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成剖心于以爲吾得死所  
然猶覲夫天未厭殷紂或悔禍甯然而悟悟而改  
蓋愆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卽不然昌  
言論則慷慨就義庶幾哉有面目見六七君地下  
故夫比干之心所以異於人者非日竅之異異乎  
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  
時有貞而不列者伯宗是已有有其心無其術者  
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洩冶是已干  
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湏磨滅所恃以蔽天  
壤貫日星愈久而彌章者獨此爲子死孝爲臣死  
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伏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云  
干而後彰彰較著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  
將軍文丞相死宋于肅愍楊忠愍死昭代雖其遇  
闇遭諛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貫日  
星一也而余周覽寓內諸君子扮榆故里幸有祠  
黜壘奕塏歲時瞻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繫於九  
泉示芳規於百世而干墓在衛輝肥汲縣距縣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七

七

廿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可日蓋自魏孝文肇  
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弘治嘉靖間再葺之  
今且百年毋乃世代遼遠未遑興廢守土之臣庸  
得辭其責乎萬曆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後詞  
人文藝哀刻成編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  
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  
環堵蕭蕭不蔽風雨則何以文獻爲而又會歲太  
稷道殢相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楮荒古之  
人非蠹於是請於當道丞下令伐材木儲斲石充  
經費計備直民謹趨惟恐後是歲饑而不害夫干  
也不能以其言悟閣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  
靈活瓊尾小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  
此舉可以觀政矣廟之中爲毀爲門爲廊爲齋堂  
者若干楹一撤而新之內外周垣以丈計者七百  
悉易土以石費取諸歲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於  
乙酉之春落成於丁亥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  
吾游之餘姚世家舉隆慶辛未進士

沈鯉歸德府

學重修碑記

歸德故宋也宋自昔以愚稱天下如所謂守林待兔襲石爲王皆是也謂



爲愚信哉則或有寓言無當事不盡核者意亦彷彿其近似爲之名而信尚顯蒙與其人經經渾渾之狀亦大畧可睹也當時之愚而笑之也其病乎及讀列國史記則固爲宋俗近古而多其有溫中篤厚君子者此又何以談也輒近以來人習巧飾尚紛華蓋有競而逐鹿也不聞守株待兔也有餽篤厚不可見而俗益寢窳不足觀矣我知之矣蓋道俗貴樸而忌雕貴白而忌染也彼有生而煌煌者上知也次致誠以求明次雖愚而不知其故而以爲知沾沾也非君子所貴也君子不得其上也思其次不得其次也則與其知也寧愚愚雖不可以躋乎上知而抱樸守白不失其故猶然赤子矣嗚呼使人人可爲赤子也其不一赫胥大庭之世而天下無事愚亦奚不可者而笑且病之故曰古之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允哉斯言是在人者風之矣風之自爲土始矣祠部大夫鄒公之守吾宋也蓋雅識此意思一挽習俗之弊也而篤古以爲諸士倡矣又睹學宮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八

修也而甌新以居士蓋曰士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其業精專而士習可與俗化可幾而理矣懿哉乎鄒公諸所爲上知類如此淮士亦何以承公此意哉夫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貴稱也然非以尋飾也蓋學宮敝則充舊以爲新士習敝則反新而之舊其事同而其所繇殊路也諸君子誠有意彈冠振衣乎蓋上知無論其次則吾願復古之愚也不願有今之愚也不願有今之知也寧守株無獲也無競而得鹿也寧握石爲固也無飾積售欺也寧經經渾渾而崇世姍笑無巧慧焚華而沾沾自喜也何以故則抱樸守白不失吾固於學也無獵譽於言也無卮詞於行也無飾貌於人無瓦合於利無攫取于患無計避而仕無速化其處也芻居而藪食其出也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無所如而不思人者而後誠可明俗亦可化久之且浸尋生和而隣之而向之經經渾渾者乃所繇遠道善俗之路也奚溫中篤厚云爾也故曰愚亦奚不可也而病且笑

呂維祺創修磚城碑記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



爲王城在漢爲東垣以形勝則漢關巋然紫氣拂  
鷲八陡橫其左都山拱其右青要荆紫諸峯列峙  
于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執  
于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  
也昔顏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恢  
復唐業爲八十郡先或曰方今天子之統無外安  
爲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出三仞耳以土爲  
之市兒出入若通衢往時數有修葺葺輒圯民疲  
于奔命督修者且以爲奇貨可居也萬曆乙卯之  
秋製吾邑錦者爲王節王公公下車初仰視雉堞  
環觀睥睨即愀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  
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舉也越三年稍稍告  
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  
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  
輟經始于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功成北至超  
雲門東抵奎峯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  
是役計費不貲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  
惠于吾邑者侈矣予東遊方以量移啓事暫依子  
舍不敢問戶外事日惟坐斗園彈琴讀書嘗試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九

高四望則山川之窳抱形勢之凌聳壯哉重地猶  
昔而孤城雄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  
韓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甘  
棠是城之成我公之甘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  
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  
之于邊吏亦曰慎守其上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  
寓于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  
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  
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  
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  
欲發棠救饑停徵甦苦公于地利人和蓋兼之矣  
遠于北祭有日若邑第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  
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  
化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  
與茲役會于是訪予徵記且曰公之于茲役也增  
修城守以明有歸捐首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  
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儉因荒營造以明救  
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  
公比于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



盟津阻凍方克屬草起而視河嘆曰聯河浴而思禹功邑人之于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賈王節乃其別號是爲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爲政于茲邑凡所興革動有繩度尚氣節軫民

### 文翔鳳汝州文廟碑記

苦茸棠之遺茲不悉述  
天地中神州之九九又中三川雜玄扈歸崑虛之瀆爲圖書之淵地維陽惟皇王之里其叶天太微地太室汝天息歸胎簪之瀆爲雲山之隩地維陰惟京師之輔其叶天少微地少室肆汝雜其匹風周南稱墳遵之以孔邇方河陵雅釋水稱瀆入之以旁出方江沱賦枚發稱海望之以景夔方冥閭天婉十二經之內觀厥配賢重黎十二辰之野占厥分枵决注則禹績猷局之痕跡壁也光被則文而九朶百四邑而立會爰有職於是館恒輶軒於峻極觀風之亭吸太遂於箕陰於是殿院李子至自左蒼梧經紫淵而南河菴茲方州臨眺其望嵩之樓以垂覽廣成之苑謂巡使君曰飛嶽蓮而外方戴斗極而空峒紫羅深鑿龍之闕王湯温華清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十

之煙夫非觀文作人之藪與其郁紛輪囷之氣蓋  
慈爵望其乾是可講堂當之已又喟然曰坐大成  
則光庭十月春揖長蕪則峨眉半軌秋儒宗之師  
流澤儼在而士矜之齒與甚覺谷蓋聖廟之幾全  
成之賸是時張縈連珠汁五締於鶉火歸昌翽羽  
莒七聖於具茨而堯羊之危冠據虎阜而說易南  
州之學鐸滕肘膺力士翻西匿之車茲不足喻遂  
請廟營堂之趾而曰不瀆邪許未易奪九筵而接  
武則堂學奚殊矣圖揆中準百堵而邇上陶土梓  
容洛廣袤之曰願學駒孟所班三等百以歸命魯  
洙者也蓋烹廟祭亥造宗邦繁然左周右召之緬  
襟甲子再駟駐以代是用採議飭五材去則踰以  
聞諸上又六年而巡使君揚公暨郡守林推此舉  
始議遷割俸緡百會尊人總秦制取道汝請益貲  
而襄公未幾會勤王入移鎮東垣未底觀成之績  
而修學士吳熊相等猶慳慳未已今天子錄舊起  
前御史田還左台銜憲中巡守至於崧高遂立問  
汝學改作狀再廓蒙而昭發之曰時哉天之假我  
期殿而志邪巡使君戴詢謀同以其守關繼之錢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十一

積循楊君以兩劑之入鈞食梓垣坦其堂左堂雲  
 而榮經展大成度以筵建芳馨而廡之度以幾置  
 戟其闢門如宴鼎之扇三翼兩祠以宦以賢洋眾  
 橫思樂其芹靈星者應門也如牛鼎之高七五雉  
 而坊經余之轆者表太和元氣其大道大德之表  
 以歸劇駮之五其北經以各道表尊經以當策府  
 圖壁又其北則鄴聖其門乘車之个五其敬一之  
 亭以講堂奠啣倫以顛學之堂其翼有三表日新  
 崇德廣業掖以祭庫其門表道義以大易廟左陝  
 之曲以枕參之魁北又魯其岑以文昌之將副教  
 署學右有祠報功益特額之以崇禮諸君子而廟  
 學之副則三署厥有師李子乎曰厥來撓之棟不可  
 他俱以為臨汝書院集諸生其庚以入鈞之劑田  
 諸生耦晦百以佐館那侍御以諸子功聖學擇言  
 碑命文子千里之編文子舊汝維游尊天作聖約  
 諸生門人曰聖學兼形家之說將無駢文字曰其  
 斷生誥來紹上帝服坐中宮土圭正日求地中雉  
 詰卜食瀍西澗東定中聖景楚丘京人夫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先王  
 以建國制畿玄聖制作定世符人倫之祖文業方

所造命而其弗地奚三靈焉叶矣通天地而人之  
 曰儒茲天地其人以兩靈之坐當地央辨方正位  
 做太紫審曲面勢據坤靈省方設教觀文賓駢不  
 駢遂史大麓之盤楊子各嗣昌武陵人李子名曰  
 宣吉水人吳子牲興化人楊子純武彌勒人戴則  
 東曼嚴陵人魏則公韓黃崗人郡守三林諱一桂  
 莆田人關諱引之當塗人錢諱存徽掖縣人邢子  
 紹德維人既鑄以俟求遂之詩拚宏禮之士咸與  
 詩天父聖師京萬之命帝天元子惟維聖天生一  
 日赤璋中絕雄聖爽以飛五風其明地三生月合  
 圭辟璋坤乙不肅雄聖蘊庶天十生星歷歷榆離  
 離珠雄聖宅之極與樞地四生辰自嫩而婁聖御  
 天符於四邇天五生火煙匪煙聖于燧之日車翻  
 地六生水其神默契癸聖于查之正浮海天七生  
 石晉魯城固平圃吐緯經聖珠至而追金地八生  
 十屯蒙廓有家聖為凱之毛榮華天九生人首盤  
 翁茲時雄聖相高穹惟帝左右擎玄濛地十生物  
 角龍參虎下抱子張鴻虛龜靈又施聖亦裝裝將  
 降理嗟雄聖嗟雄聖萬天京地咸貞命梯皇曠地  
 先行令辟如鸞輿躡深視幽簿騁宦傳踴境二百



七十六萬并十九之尾庚甲應筆管翹麟天割正  
坐奠楹間符噩寢天與四時爲配聖飯子功高昌  
騶孟復青陽宗朱明述白藏迓玄冥醴泉王燭歲  
功成爰使十日化哲精鸞牛九枚通爲丞端木著  
仲雍著維治象決垂列歲陽七十二候五風肅鳴  
半見乎箋陽陰似統歸時聖贊厥貞山三千救川  
源之山海之外多奇詭顛頊之孫帝俊子風雨挾上  
涓大荒內外多奇詭顛頊之孫帝俊子風雨挾上  
巫崑崙搏四鬼馮出爲苟董六學有外史豐隆墓  
復蛟關雒化良趾弟子如沙塵茫茫未有紀老庖  
曩望勿其道胎於兩厥中以執此陰陽線中偕生  
成孔父表先天太極懸寄帝太極聖皇極辟如微  
北極且南極以亘天中以周四國我以太微太元  
之骨律天前五十五箕下無端十河九雜天先天  
八卦六爻天後天十八萬兆天一胃素天柄之惟  
所造緇黃襍拖宗不肖老屏梵麾天應笑西極尊  
天稟至教教文入游神衢墜下視汝墳垂一窺有  
事儲君方大美遊梁祠碑記觀風之命攬轡中原  
功旻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七

大梁喟然歎曰此孟軻氏應惠王時之邦也庶幾  
哉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  
先之衛睹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  
勤學詩人所爲賦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  
切磋者乎而胡未之聞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爲  
之更飾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邈瀍澗之流  
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者禾黍之嗟久矣  
千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崛起以續孟氏之傳開  
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飾  
焉庶其有與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襄濮之遺  
教固在何譽髦之寥也見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  
夫及之陳之宋則曰羲皇畫卦之跡遐哉邈矣後  
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考孔子絕禱伐木故處今  
儼然廟貌在焉豈不樹斯文之幟哉顧誰過而問  
之至受而巡歷所及車輟編乎中原之境矣乃蹙  
而稅駕于大梁焉以語于藩臬諸大夫曰世降道  
微聖賢不作樸散淳澆久矣向予觀于四境猶會  
省也今觀于會省亦猶四境也彛門豪俠遺韻尚  
存而仁義之風益渺矣奈何挽而昭揚之諸大夫



起而應曰觀風設教唯先生職端軌齊物唯先生能僕輩弟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風俗之表倡在士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標射者期焉設鑪以鼓之鑄頑者化焉樹標莫如崇賢善鑄莫如敬業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也倘惠徽聖賢之靈群弟子而講習之鑪冶之中其有頑金乎爲之奈何僉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割而構也祠修則崇賢有儀錦繡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之標敬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哉乃捐貲三百餘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爲殿六楹祀孟夫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爲門題曰仁義之門又前爲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講堂六楹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斯處諸生亦既綸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于是諸大夫各捐贖羨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鄉歲收租銀若干貯之至問所支給聽之符道循環報之本院著爲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育務得英士學術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帥之寄不得諉焉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官司學問之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焉如衛武切磨之功毫而靡勸如兩程子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礪上蔡切問近思之力寃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表率乎鄉里出以楨幹乎邦家俾後之觀風者曰中原古聖神名區今猶昔也倚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舉不有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爲此祠記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瀛袁君奎憲長蔡君逢時大參徐君郎登朱君思明憲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憲僉延君論泊開封府太守馮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未勒而知事薛國俊效奔

李維楨信陵君祠碑記 公曰

吾過大梁之墟求聞其所謂彛門彛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彛山亦名彛門也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楊州門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之何以聲施後世迺今俱沒沒也更讀志則濟源之



依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  
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曰祝俎  
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于是相地得  
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生時車騎所嘗  
經涉廼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  
庶幾不以費廢顧羊又虞夫役之人不察猥以爲  
泐軻聶政之俠同類也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而以  
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而以  
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  
既相齊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  
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  
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  
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計馮亭以挑秦禍幾  
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于人數因人成事寧  
獨十九人取議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  
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又縱矣信陵竊符以有魏  
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苦獨子歸者  
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  
伐魏目無魏矣信陵以他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古

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異師驟而合之大破秦  
軍於外走蒙驁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  
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爲已死此非客之能  
也其勸魏無親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壘壘萬言  
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策客有及  
此者乎藉令魏王早因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  
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  
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  
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  
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  
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不憚故曰信陵忠臣也以  
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故曰魏師不出魏師  
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  
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身  
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即  
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  
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即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  
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  
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  
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



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啻趙自言罪過以負于魏至令趙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真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自計耳不欲生爲秦鹵有託而避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橋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不忘忠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人也志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聞之謂之舉也於祭法合以酌金來助則刑牲醴酒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邑令蕭重望奉祠入祀而爲騷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葵門兮爲匿思公子兮日晚云車駕兮旆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闕如虎兮軍聲敵王愾兮秦嬴完耶卿兮金城封函谷兮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賞兮中流謗瞻王庭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身胥靡爲秦俘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冒以樂死飲酒兮御女曠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處雖五國兮非吾與作新宮兮故土坎坎蔡毅中產麟兮擊鼓蹲蹲兮綴舞寬歸來兮栩栩

**碑記** 今上脩黃真之業十有三年天地順四時當萬物服體而五穀昌服肱百司濟濟相讓于時東西南北款塞賓服天子聖神光昭令德衡統絃繩而天下太和蓋比之隆古矣豫土當天地之中浮光當豫上游帶淮襟汝而人民才賢甲于兩河祭未牛君奉命來令茲土越三年政善時和庶徵維序有麟產于郊廬身蹄馬尾牛而標異麟信如昌黎所謂麟者是時林木震動雷雨光燭天觀者如堵事聞于邑令君于簿王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



驗諸卿大夫長老家遂告諸神而朝之饗以香草  
光灼灼動麟甲問乃瘞其骨于邑北三里許畫圖  
以傳欲以聞之當道令君曰無足異毋以聞也存  
何內臣有自河內還者以圖進中肯責部使諸臣  
無以聞者令君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豐爲瑞麟  
未足爲異也于是部使以令君疏聞會大宗伯如  
令君疏元輔兩臺亦如宗伯疏上始曰俞知無足  
異姑以不常見者欲一見之取其鞭進諸皇太后  
徧視宮闈而留藏之內府方命下時令君卜日捧  
麟覆以黃幕盛以雲犢令君齋宿送之部使御史  
大夫亦齋宿送之宣武將軍暨一王而下百千萬  
人無不送之夔門之外凡十日抵京師所過驛傳  
無不焚香送之吁麟之遇顧不奇哉彼其產于牛  
生于民家似細事已耳而昌聞于天子御撥其甲  
而拭其首藏于內府爲世靈異史且載之薄海內  
外之屬無不曰中國有聖人而麟生焉吁麟爲國  
家增重也顧不大歟然天也凡事屬異見而物無  
月薄蝕水旱饑祿螽螟已也凡事屬異見而物無  
常有者皆有意焉今天子日與二三元老百辟卿  
士靡不和寧其成雍熙之化麟生而令君曰無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六

異元老諸臣曰無足異天子亦曰無足異上下兢  
業勤修不貴異物如此詎非大順之實哉若以輿  
圖無外異類咸實八方欵塞而曰順之至也麟足  
兆矣則自三代而下鳳凰麒麟間亦有之彼不與  
我事我亦不與彼事此令君聖天子元老諸臣所  
謂無足異者也雖然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則斯麟也寧豈非我國家億萬  
年太平之徵哉令君屬不佞爲之記而勒碑焉不  
佞無能異其說而漫談也令君諱應元關中涇陽  
人少神異令光有異政則麟產于郊此又一徵矣

馬之騏瀛海張公墾田德政碑記

嘗攷有周開國

根本將富庶于是乎興禮義于是乎敦伍族卒兩  
于是乎寓要首重之故茨梁京坻之歌遍起郊斯  
樂樂利利之風蒸民永賴洵哉百代良法所以遵  
守勿替者乎輓近桑田無戴星之駕田畯盡勸課  
之職郎廵方督屯使者歲飛檄郡邑嚴覈實政期  
臻裕國足民之效無奈親民者溺于積習率徂上  
人之求爲故事安于窳惰又以履畝之務爲煩劬  
第憑赫曉申覆僅同道旁鑿舍公私兩困又何怪



焉我必候張公其大學識爲真經濟厥後也魯  
未及期百度聿新四民口碑噴噴有言語文字所  
未易敷宣者獨其開墾荒田一事瘠已厚民勞已  
逸民有人所深憚而不肯爲者乃其所不避風雨  
拮据而力致成功者乎必僻處山陬地多壅沙積  
石不堪播種荆棘之餘平原曠野溼漉之夫于耕  
資半爲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汚萊而租稅猶存  
者嗟嗟小民叩閭天遠徒控無人重以三方支訖  
額外加征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公乃惻  
然動念曰民脂盡矣漏卮益極吾儒讀節用愛人  
之書肩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  
君且負吾學食租稅自便身圖亦何賴居蒼赤  
之上耶况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茲  
者國無積財民乏蓋藏則以有欲耕之民無佐耕  
之需耳特做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故事惟是戒嚴從却輿諫單騎過歷林墟進父  
老子別厓懷詢咨詳審各地方利病指示保甲方畧  
蠹者剔利者興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拋  
棄者與夫實堪畚鍤而魯未及開墾者共勘確得  
地三百餘頃公口地可耕矣若牛俱亡設耕耨無

河南通志

藝文卷之第四十七

七

籍猶石田也輒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位買孳  
牛百隻各取里老茸結關給開墾之民有田有牛  
則力耕不患無資矣一時編戶歡聲雷動無不焚  
額彼蒼願公立晉三台者自是而達年乎則熙熙  
穰穰足追樂利之休風郎非大有則計所收入亦  
足糊力耕者之口爲千糧舉趾之功焉况孳牛之  
利積十年可獲千犢生生不息殆難窮詰此豈非  
利民之實政富國之鴻圖乎摠之公家視國子視  
民真儒實效其得於周人利本之意良深矣帝姬  
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爲傳舍良法美政經  
歷歲時未有不爲猾胥奸民之所侵渙者郎具文  
申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覆廢幾一日百  
年無可磨滅公之爲慮深矣茂以加矣蓋慈父之  
爲子孫計也爲之田園矣爲之堂構矣而且明恭  
約正界限以垂累葉不拔之策茲公之所以爲泌  
民計不佞者又何殊慈父之惓惓于子弟者耶公  
之惠利洵不可無石以紀者謹因泌民之請爲楬  
其實以道之若夫久道之化楹揭大業行且各與  
天壤久而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鳳之一  
羽云公何問之景州人諸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



進士袁應泰廣濟河申詳條款碑記懷慶府河內縣為興水利定經

制以垂永久事照得本縣前因地方歲苦亢旱幸  
遇院司道府嘉惠窮民與利明文不啻三令而五  
申之本縣仰體至意申蒙詳允開鑿廣濟渠一滋  
業已竣事告成矣但規畫久而易墮人情習而滋  
玩欲圖未遠之利宜詳經制之方二載以來熟觀  
水勢深維弊源是用不揆愚昧條列事宜如左伏  
候詳允勒之於石永為遵守等因申蒙本府詳批  
據詳具見詳謨遠慮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又蒙  
分守河北道右叅政蔡詳批該縣開河廣濟惠民  
無窮據議條款悉如議行仍勒石以垂永久又蒙  
分守河北道殷詳批該縣為地方圖永利悉心計  
畫無遺慮矣自宜勒石遵守又蒙管河道右叅政  
朱詳批河工告成據議條件宜勒石以垂永久不  
許官司諸色人等擅興異議致毀成功又蒙河南  
布政司姚詳批開渠引水其利已不可勝言而又  
事制曲方條分縷晰如是誠不朽之偉績也如議  
倫勒之石以便永行又蒙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  
曾詳批條款陸欵鑿鑿有裨河務俱如議行仍勒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七

石以垂永久又蒙巡按御史楊詳批分守河北道  
查報本道隨行本府覆查各欵緣由申道覆查相  
同呈蒙本院詳批覆議各欵悉當准行繳蒙此批  
道剗付帖仰本縣官吏照帖條條奉剗付批詳內事  
理即將欵開事宜一一查照施行等因蒙此案查  
先該本縣申報開渠緣由蒙本府署印推官趙詳  
看得廣濟一渠本官慨然以導利為己任躬親相  
視極力開鑿取透石洞况所費出於本官節省公  
費及自己獎酬等項銀兩于庫藏毫無所支百姓  
時或有助之者亦不過沿河利水之民願出急公  
非勢似迫之矣好謀勞以成謀利民實以利國耶  
令焦土變為沃壤一勞永逸千百年賴之功亦偉  
矣哉轉呈分巡帶管分守道僉事覆覆看得廣濟  
一渠知縣袁應泰履其地相視原隰查有不顧可  
以穿洞因洞為閘啓閉由我可免衝淤之患可資  
灌溉之利業經申請動支倉穀委官督理開鑿該  
縣仍躬督調畫今工告成雖所費銀穀逾於原估  
之數然皆本官節省雜支公費并獎酬柴薪等銀  
殊于庫藏毫無支費此渠一開不惟懷民百世永



利實在于斯而目前救荒之策莫過是矣轉報河撫按三院蒙巡按御史袁詳批該縣開百世之利從此河內可稱富矣候會議優叙其管功効勞人後冠帶門扁如議給賞緞蒙巡撫都御史曾詳批中州水利最為喫緊祇緣有司秦越民瘼調度鑿髦棄之可慨也知縣袁祗練有志銳先勞親調度鑿山開洞因洞為心獨部署規畫一守窾本院展閱圖說益知良工獨苦矣且不費帑藏不擾里甲十閱月而工成可灌田伍千頃餘即濟孟溫武均利其利豈直河內百世賴之已哉仰道行令該縣查動官銀十二兩先行優獎仍候另叙其効勞各後如議分別准給冠帶門扁以示獎勵餘照行緞蒙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詳批沁水清冽宜人夏秋水發又洶湧可畏知縣袁應泰鑿山開渠引水灌田為覃懷與百世之利可與鄭國比美准動河道銀十兩折充花幣封送本官見本部院優禮之意嚮丞趙宗禹唐時雍各獎勵銀三兩公直甄周南等八名各賞銀一兩仍給冠帶榮身馬淳等十七名各賞銀伍錢仍給門扁示旌守巡兩道督率有功另行叙錄蒙此依蒙詳遵行聞今蒙前因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九

將後開經制事宜勒之於石以便永久遵守施行計開一明河基以防侵占竊照本河自太行山鑿洞引水經濟源孟縣河內溫武陟達於黃河延袤一百五十里濶八尺俱係除糧官地又價買濟源民田開減水河一道以防泛濫衝決之患長一里零九十尺濶四尺亦係移官該縣除糧承為官地如隣河居民侵種兩岸湮沒舊制以盜決堤防治罪本府覆議得廣濟河渠既係除糧官地惟利其無糧則人多垂涎觀今日之成功防異時之侵界意念深矣允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已開成河岸當防挖決若不嚴禁恐無知小民侵種年深日久混為民地今欲勒石明計其尺丈小民不得侵占誠永遠之計也一定渠堰以均利澤本河一渠共分二十四堰第一永蓋堰由官庄至休昌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常豐堰俱併入永蓋堰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官庄入豐稔河歸黃河一百二十里第七和豐堰由辛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由東許村金塚至小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尋



西李家橋曲構林園土坯賈村至黃岡可城水入  
黃河長一百三十里沙崙有鄭府寄莊池七頃五  
十畝除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由武家  
作張家作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十二廣有堰由  
七里橋故事馬舖至古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  
十三永濟堰由叢城視策彭城尚香鎮至蘓東宏  
福堰長七十里尚香西礪欄水關減水入沁河第  
十四廣阜堰由南屯沙崙至辛王長一十里第十  
五新興堰由里村冷家庄賈村至北真長一十八  
里第十六廣隆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盈堰  
由分水石七里屯衛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  
長濟堰由佳村礪珠庄高照至耿家庄入澗河歸  
黃河長六十九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  
家庄至北張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  
尚香鎮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宏福堰由  
蘓王南徐澗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  
堰由西冷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太濟堰由  
北冷至杜家庄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  
董宋趙庄至唐郭入黃河長四十里申間夾渠之  
在各堰通滿原隰不妨隨便開導惟此二十四大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辛

堰較其遠近酌其盈縮民以稱均平矣此中如強  
有力者擅開一堰計日分水即戒別堰之利若係  
上流尤宜嚴禁蓋勢可擁由于自利而下地遂至  
涓滴不霑矣侵奪不均弊由于此本府覆議得河  
渠既開利澤自廣不有定數則豪強未免侵併據  
議較遠近酌盈縮計日分水週而復始誠公利杜  
爭之長策也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有二十  
四堰若不立爲定規則不免有不均之弊據酌其  
遠近度其多寡計日分水誠均平之法杜爭之謀  
也一泄餘水以免泛溢竊照本河水勢頗濶兼以  
秋雨驟集溝澮之水皆入于河不無蓄堤之慮前  
于本河要害處所開減水河一道以泄之仍動本  
縣節剩公費銀建立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  
兩岸易于衝塌宜用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  
立修理本河公田租穀每年一百二十石動支一  
年以供其費庶石堤完固蓄泄脩而水利益永矣  
本府覆議得泄水河渠建立石砌爲計周矣惟是  
伏秋水湧岸堤易塌既有本河公田租穀相應勘  
明量支修築如無衝決不得動支等因到道本道  
看得河水泛漲堤岸不可不固今議泄水去處捐



公費以建石閘動公租砌石幫費一年之穀爲  
遠之圖誠深謀遠慮者也一設閘夫以便防守竊  
照本河洞口及減水河口與分水去處俱有設立  
石閘以時啓閉惟閘夫是賴相應于石洞設二名  
減水河分水閘各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查  
有本縣冗役吹手可裁二名青夫暨舖陳庫夫可  
各裁一名改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  
用人兩爲便宜本府覆議得石洞減水各洞口石  
閘勢必得人看守以可啓閉既經該縣查有吹手  
青夫舖陳庫夫可裁即以項工食給與閘夫相  
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設有閘開閉  
必需用人設立閘夫殊爲允當應照所議一分水  
次以禁攙越竊照大旱之時民以水利爲命乃強  
梁者肆爲兼併而小民涓滴無望焉於是相樂而  
告高阜或疾視吞聲莫敢誰何相應編定水分自  
下而上挨次引灌除大月侵河水一日各堰不得  
呈討引灌外每月以二十九日爲率每日百分共  
計二千九百刻共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名百分全河  
水六刻二分七厘七毫自第二十四堰而上至第  
八堰共夫四百六十名半百分全河水二十五日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時每月兩輪每輪一十二日九時上輪自初一日  
子時起至十三日申時止下輪自十五日午時起  
至二十八日寅時止以十分計之萬盈等十一堰  
四分二厘廣有等二堰二分八厘太平等四堰三  
分爲一號自第七堰而上至第一堰共夫五十五  
各半分全河水三日六時每月兩輪每十一日九  
時上輪自十九日酉時起至十五日巳時止下輪  
自二十八日卯時起至二十九日亥時止以十分  
計之天富等三堰四分四厘永益等三堰五分六  
厘爲一號各堰通融照夫輪灌仍令二十四堰各  
建一閘一閘之中計有步總砌一陰洞引水入子  
渠灌田俱各用鎖總管司之凡遇用水之時發輪  
開閘及陰洞依次放水攙越之弊不禁而自無矣  
如仍前恃強攙越計畝罰穀俱入廣濟倉同公田  
穀脩修河之用本府覆議得利之所在人必爭焉  
強凌弱衆暴寡勢必然也砌洞分水總管司輪揆  
次灌田用杜攙越違者罰穀如例良工心獨苦于  
斯見矣相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開河原賴  
衆工用水必需廣濟方爲均平今議編定水分每  
一堰建一閘每百步砌一洞不許恃強攙越如有



狗情違禁許不得水之人赴縣稟官從公驗看連坐罰穀修河誠均利之良法也一栽樹木以固堤岸竊照各處河堤多植柳樹以其根株盤結可以固堤而障水也相應于春初之時着令各隣本河居民徧栽柳樹數年之後即可成林不惟堤岸堅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本府覆議得沿河樹柳根首稽覆費在河官如有根株盤結其栽木障堤之功不細矣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沿河植柳誠爲固堤良法柳近水而易長堤因柳而愈堅三五年後固可成林果能着實舉行不惟有益于堤而材木不可勝用亦且有利于斯民也

### 廣濟河

### 渠水利碑記

廣濟洞渠石閘一座兩空每空流水二尺高三丈望水門二座東西角二座上欄杆十

空閘板鐵索滑車俱全閘夫看守石洞長二十一丈底闊二丈二尺高一丈石洞二十三丈底闊一丈二尺深七丈九尺山神廟迤南土接入廣濟河身買濟源縣官庄里民蓋汝器地五畝價銀五兩併兩岸壓占山坡地一十五畝俱該縣除糧永不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五

起科共地二十畝地名郭登閘修連豐稔河架橋一座陰洞四空每空中高五尺一丈闊四尺三寸兩頭各高七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許村開減水河一道長一里零九寸丈闊四尺用價買濟源縣許村民段廷檜等地一十七畝二分三厘九毫共用價錢二十九千五百七十七文移闕該縣除糧大河水閘一座兩空減水閘一空北官路橋一座利仁河架橋一座閘夫工食用沈良貴地一十八畝價銀一十八兩閘夫耕種看守本閘納糧租稞准作工食大豐堰減水欄水閘一座兩空每空闊四尺四寸分水閘一空下高二尺闊一尺八寸上闊四尺六寸減水置買本縣利上四畝九甲吳宗孝等中下地二十畝價銀八兩閘夫承糧耕種看守本閘永遠遵守太平堰夫十五名各處疏挑河工免調經年補修看守大河張村至分水石堤岸併千倉渠橋以防不虞西七里屯分水石堤南河萬盈等十一堰闊七尺三寸北河永濟等四堰口寬五尺七寸底幫各長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西官路大磚石橋一座兩空南七里大磚石橋一座俱本縣俸贖官銀修建初鑿太行山穿洞并修建大石



開架橋及減水河閘橋分水石等處委官公直魏  
陶南王尚智蕭守祖侯應時趙陽趙九所張思聰  
張思周黃延壽李應光閔時化成齊李太運李應  
守段國王李邦寧郝有義蓋汝能馬九叙張守志  
其蒙本縣知縣袁申請撫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  
及本府併河廳詳允准給冠帶扁牌獎賞外隨又  
蒙申請管理河道右叅政朱批據本縣申陳情乞  
恩以勵勤苦事本縣看得廣濟洞之開也幸賴本  
道主持于上加意勸相原委各公直王尚智等感  
激戮力裹糧從事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  
者有面目黧黑指墮脣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  
以犒匠作爭先成功者三年如一日衆人如一心  
然後鑿透石山開洞建閘引水灌田波及五邑利  
被萬家業蒙院道嘉其成功准給冠帶仍獎賞有  
差矣夫有求賴之功者宜食未賴之報各役所有  
利地委應各免夫役一各子孫同衆未遠用水如  
本身地各不足夫一各者免孫本身不得冒免他  
人各給帖文永遠遵守庶激勸有道而人心益勵  
等因具申照詳蒙批如議蒙此擬合給帖帖仰本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後照帖事理如遇本河起夫與工之日卽照後開  
地畝數免其本身利夫一名子孫同衆用水永遠  
如本身利地短少不足夫一名者止免盡水本身不  
許冒免他人永遠遵守第一末益堰第二末利堰  
第三常豐堰俱順入第一堰共夫三十一名半老  
人蓋汝能第四廣豐堰順入豐稔河第五永福堰  
順入利仁河第六天福堰夫二名第七廣福堰夫  
十四名老人李士楚第九大豐堰減水六十二名  
半又新興堰夫十八名順入一堰共夫八十名半  
老人盧三顧第十大有堰夫四十六名老人王行  
外鄭府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夫十五名老  
人湯文清第十二廣有堰夫十一名半外公田二  
各老人周天琴第十三永濟濟上中下三堰夫一百  
二各老人朱冠張炯王九星第十四廣阜堰夫八  
各老人辛光賢第十五新興堰夫十九名半順入  
大豐堰夫十八名止存夫一名半老人李進祿第  
十六廣隆堰夫四名半第十七萬盈堰夫四十三  
各老人王應舉第十八常濟堰夫十五名半老人  
劉夏正第十九興隆堰夫九名半老人嚴光明第  
二十興福堰夫十四名老人劉壽增第二十一宏



福堰夫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谷完第二十二萬億  
堰夫八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大濟堰夫十名  
第二十四永通堰夫七名老人李尚悟廣濟洞自  
洞至河內縣地方至分水石河長八千二百步大  
豐堰減水河河內縣長四十五里溫縣七十五里  
投入黃河末濟堰北河長五百四十步投入沁河  
廣有堰投入沁河長六千一百五十步萬盈等堰  
南河河內縣長一千一十七步溫縣河長一千二  
百步武陟縣河長一萬二千八百步投入黃河河  
內縣頂濟源縣界利上三畝八甲歲字一號中心  
區頭狄虎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利上四畝五甲  
閏字一號中心楊希泉西北角撇頭史應祿內除  
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日字一號中心  
柱臣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東北  
角撇頭楊宗禮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上六畝  
十里溫金字五迴四號中心司道內除廣濟河身  
闊五步四尺四寸崇上六畝十甲東南角撇頭李  
住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六畝二甲西南角  
撇頭梁田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二畝十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蓄

西北角撇頭王魁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溫水字  
四迴六號刷遍中心馬守安東北角撇頭魏崇湯  
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下五畝三甲溫水字一  
迴六號中心崔放東北角撇頭魏來李思聰內除  
廣濟河七里南堰河身闊四步溫縣太平鄉四畝  
八甲天字一號十四區中心趙來朝內除廣濟河  
身闊六步武陟縣天字十五號第十二區外刷邊  
九區區頭秦漢西北角撇頭張朋內除河身地二  
十二畝五  
何洛文子貢書院碑記 信陽之有書院  
蓋自正德中前  
兵備僉事隴州閻公子明始閻公既城信陽復斥  
城北隙地擬建書院祀故信陽宰先賢端木子貢  
而因以造土其中名曰仕學書院關中王元凱爲  
紀其事勒之碑信陽士自是彬彬多興起云嘉靖  
間憲副婺源潘公希行崇獎學校不佞身備都肆  
之列於是夾池汪汪宰木翁鬱芙蓉被沼亭榭相  
望歲有果蔬魚稻之饒士相與挾策講藝朝絃暮  
誦何其盛也自予去官京師兵巡使者更代不一  
典守日益弛玩樵牧不禁白徒因而竄居侵盜蕪  
靡歲入多遭累堵連盤拉然朽崩甚者波潞而田



陳徽而薪于章徽處者童然蠶入豪胥家矣萬曆  
壬辰僉憲閻中任公文庸至廉得其狀首寘豪胥  
于法周爰咨詢喟然嘆曰書院實崇賢育材之所  
而頽圯若此司政教者謂何迺清覈隱冒歲得租  
若干以屬州守南宮韓君策大修治之而命沈判  
懋敬董其役工始于是歲冬十一月逾年夏四月  
告成前曰性道堂五楹兩翼舍後爲號舍各十三  
楹凡夾室庖湍門屏周線罔弗煥以飭門外乃臨  
流築臺臺上爲君子亭而總樹棹楔曰子貢書院  
會春夏大雨樞水注陂前後皆蒲移種連若田田  
然環植花竹森森然景若增而勝地若增而靈者  
不直頓還舊觀而已公喜召予落之曰茲且授士  
之秀者群聚讀書俾進其學而月再課之子盍記  
示久遠無俾今日郁乎濟瞻而後尋落學者何  
唯唯夫書院主祀子貢而前人顧以仕學各者何  
也豈以賜也日損不若揭日益者示之趨耶無已  
謂西河二語體用俱備凡宦于斯習于斯者咸可  
顧思耶是殆不然聖道大中不及者跋之難而過  
者頽之易即欲學聖人之全莫近端木氏者雖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賜在二三子中稱最賢矣太史公因貨殖著評而  
載其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因言語列科而載其存  
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此何以稱焉予謂政使有  
之夫子固心弗善也而屬厚望者恒存焉則何以  
故彼頽頽篤謹用守師說可耳必遇則傳非進取  
高遠弗任者在所裁之何如耳故與其弗如邛以  
不幸不曰夫我不暇則曰非爾所及往往深折其  
鋒銳之氣俾約而精思頽而力踐研疑契悟賜也  
其殆庶乎晚年一貫特授舍參無兩性與天道間  
頽曾而下庸多讓耶至其宰信陽而服膺聖訓迄  
今當官三事萬世準的焉仕學體用曷以則公之  
故曰願學聖人之全宜莫端木氏若也然則公之  
嘉惠斯舉不獨維新規制而且釐正厥名詎無意  
歟教之必因其才居之必擇其地引之必向其方  
所爲陶鑄而鼓勵之者至殿殿矣士際斯期瞻仰  
感激即中材猶然思奮矧惟茂異由今之學追古  
之道躬行爲本出入不悖所聞敬業樂群則一貫  
是釋得時而駕則三事攸寄克斯志也魯謂及肩  
非數仞之基丘陵限日月之照哉脫或誦讀不諭  
其世利達浸淪其初維昔賢令德成而上跡超貨



道科邁言語而士嚮風景行委蛇乎其中有年乃  
滴仁義湛浮華出道德入權譎異日登性道之堂  
有顏汗首疾掩面而却去也者幾希何進取高遠  
爲也漢詔有言守令者民之師帥多士師帥不遠  
固儼然矣而臨之矣矧明監司率屬作人良守牧  
推德意而廣之詎無副此躬逢者出乎哉不佞文  
質行能罔所底止豈曰有諸已者顧詩不佞文  
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敬記之以驗多士

### 重修黃華書院碑記

萬曆丙戌春余視林慮篆修  
復黃華書院從諸生捐貲之

願而上自王侯官長下及遠邇義民悉欣欣然爲  
助當塗者諾之入夏大尹王公鳩工庀材擘畫矩  
度仍拓井井遶邑中材廉者四人董厥役遂芻黃  
華老人而畚鍤斧斤興焉越明年丁亥歲杪告竣  
余乃驅車至升堂而跡之則見垣墉周繞層以固  
也重門洞開朗以正也堂室鱗次輝以遠也亭榭  
挺峙方以雄也萬卷有樓巍以富也兩楹有舍羅  
以列也東西有圃蕃以植也老人有祀楹以祀也  
博士弟子員魚貫雀躍相與講學終日起而請曰  
百年盛舉一方勝槩惟賴先生聯茲豐碑焉可他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美

屬願先生之終教之也余曰子欲有言乎以一日  
長無能墨墨爾已夫國家取士遵聖門之四教與  
周禮之三物聯師儒于費宮養之而成材則賓與  
而在使之此薪燧之法嘉與天下豪傑率由之者  
然費宮湫隘未必可群而居于足取先民之遺跡  
割爲書院濂溪橫渠紫陽諸院相繼而起所以輔  
翼費宮而成其教學亦曰高山仰止云爾林慮爲  
河朔名山自金學士王公庭筠選勝而來爲院校  
書以黃華老人自命後人沿之遂名其院是中州  
書院惟此爲先若大梁若百泉皆百年以來物也  
憶自江陵領講學而天下書院災此雖以荆棘獲  
免而魚休莫犯則議復之難苛政刻削大梁百泉仍  
悉藏修游息之無地也邇苛政刻削大梁百泉仍  
其舊址而煥然新之是以黃華得此而復諸茂才  
將無喜藏修游息之得所乎夫藏焉修焉息焉游  
焉學也所學何事則聖賢之道也道者身心性情  
之秘不在於言語文字間而欲發明身心性情之  
秘亦不得不得不寄之於言語文字間制科以言詩文  
字求天下士而天下士遂工言語文字方聞長雄  
可此中之凋斲踈厲乎此中之矣學果于斯而已



也則同道爲明相觀而善咀菁茹華操脈染翰鵠  
軒鳳舉耀類搏風其何難之有學不止如斯而已  
也則雖不離言語文字而由粗以探其精由末以  
窺其本將自得之身心性情而修正若淑道在是  
矣且爾鄉邦有以是學興者乎程氏兩夫子是已  
蔡季通曰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  
不得後又天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  
程亦不得從祀孔廟百世推尊出于人情天理之  
不容已者蓋以其辨異端似是非破諸說未明  
之惑得往聖正學于身心性情而又能以言語文  
字發明之以詔其方來者耳今二程遺書具在也  
諸子詎不取而習之乎然而習學之道如斯院然  
光明乃心以爲堂與立乃誠敬以爲基址致乃知  
以爲入門踐乃髮倫以爲實地崇乃禮義以爲防  
衛游乃六藝以爲學圃而又樹乃威儀以爲觀瞻  
對乃神明以時警省斯可以入宗廟百官之門牆  
而直承其業不然室家之作弗登弗實雖塗墍丹  
巖徒爲觀美敢曰居之安耶惟諸茂才擇而造焉  
于是作而謝曰學無指承俛俛乎其何之今而後  
藏且修之息且游之即言語文字而求身心性情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七

之秘依程門以遊聖門敢不以爲可幾及而日莘  
莘也于老成人其鑿斯盟蓋于將與濂溪橫渠紫  
有先民之嚮往焉而茲院也且將與濂溪橫渠紫  
陽並增斯道之光矣大梁云乎哉百泉云乎哉大  
尹公津津邑喜申之而志之貞珉是役也郡伯漳  
平陳公九仞郡丞清苑王公鉞別駕垣曲趙公東  
魯戮力拊循首倡義助大尹諸城王公梁政化旁  
洽成事惟勞皆足以傳不朽而告諸後之爲守者

陳惟芝關聖陵構亭晉鹿碑記

洛陽城南十五里許漢壽亭侯關聖

陵在焉歷晉唐宋元數百祀千茲而耿耿忠義貫  
日月而威華夏嵩城若增而重河洛若鍾而清萬  
代瞻仰不衰往瑩墟僅十餘畝邇諸守郡公往來  
伊闕登眺龍門見聖塋處隱隱籠籠英霧浩氣時  
時鬱勃輒躍然曰士君子名成一節沒且不朽矧  
其燃已灰之燼扶既衰之祚忠義如旻安者乎充  
拓故址廣袤八十畝洎吉倡義士人競趨四方五  
應一時土木若神運鬼輸百堵咸興群工畢集宮  
庭之衺校校實實臯應之建伉伉將將美哉佳城  
所爲妥聖之禱者不既備哉會獻府諸公下車謁



陵觀廟貌維新進獻負摩復躍然曰海內祀聖廟者夥矣而此之翬奕顯赫則真精所鍾也拍俸構亭于應門外為進禱焚誦者駐憩地焉猶念玄帝有神龜志徵也大夫有鸚鵡志言也聖遂失庸而還故主即鹿亦所樂適也故出所秦二鹿圖之亦念二鹿洛產也不欲其與行裝俱南踵時公晉饋遺意其清操雅致真足以追古哲而風來襁乎且公之理郡也平易近民寬恕為政士飲其醇吏畏其威竟以善病解組去蕭蕭圖書而臺司番檄旁午士庶攀轅載道數日不獲出郡門故見公所駟之鹿於聖域者如見公然則亦其棠峴碑之寄也昔鄭弘守臨洛行春兩鹿夾轂主簿鄭國邦賀曰三公之輜飾鹿明府其為宰相乎已果符若操券今公之鹿寧非鄭公鹿哉乃洛修士尤思公而不可得謂芝舊撫公鄉而公佐吾郡誼重通家不可無言紀其事况芝世居天中盟下去陵僅五十里而遙正直忠烈之氣時欽欽焉其又安敢辭竊謂此鹿之泰也蓋以彰鳳之靈而見公之心蓋惟聖之靈庇國安民俾麟鳳常遊龜馬常獻斯鹿也固靈臺之伏也惟聖之靈禍惡福善俾作德者休作

逆者殃斯鹿也固食萍之鳴也惟聖之靈昭昭洋洋默贊化育俾昆蟲鳥獸咸若斯鹿也固深山之遊也乃公揭聖逐鹿大義發聖獲鹿孤忠直潛通于千百載之上則實公之所為獨見而二鹿之放義嚴一介又公之不媿鬼神彰信兆民者也固知公之勳澤將龍門爭高伊闕並潤迺聖在天之靈亦與山靈河伯共鑒不棄公雖去而指鹿者誰耶因命善行冠帶修士陸應選勸之石以誌不朽公諱純臣別號五泉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馮琦延津縣創修新城碑記**

夫王公設險倚城郭以為固而平原受敵之地尤亟焉故春秋於城邑必書蓋其慎也顧桑土未豫不備不虞則疑於紆事以病民備而不能無擾擾而不能無怨又疑於廣心以病民當事之所以危而蒿目危而掣肘者類如此蓋之彙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則上者所以芘下而損者所以為益也然而上有親民之分而勢難展者郡縣是也上有親民之心而勢易隔者撫按監司是也即見有敝制一朝刊關百年者姑舍是而秦越之誰為哲而誰為然情竄相襲旦暮與釋負以去一旦有緩急



周章錯愕與其民偕斃耳是故成大事者與民樂成而不與民慮始有能持破的之見决盈庭之議畫必然之策與必不得已之後中丞直指使以民事先之而監司敬應監司先之而郡縣敬應飭材庀工爲百姓計久遠其又能禁庶桑之祝以忘無疆之說耶廩延故當梁衛之衝無天險爲限中原有事則必爭之地也正德時賊再至無敢鳴行頓刃是受敵抄寇也黃河慘於流徙是受敵抄水也溢嘉靖中漂民居無筭歷於流徙是受敵抄水也往者哀土爲城主惡易潰苦於歲葺嘗議以甃易之難其費遂成道謀萬曆己亥歲中丞曾公直指使者崔公廵方請其邑慨然曰夫邑之有城備盜出入與非常不利禦寇捍蓄而督民與守是明以民委敵也耶與司道定計屬郡守劉公郡倅孔君邑令劉君輦經紀其事而括帑餘數千以資費時直指袁公相繼至亦以贖錢九百佐之司道而下各有差闕歲告成事雉堞如雲樓櫓臚列屹然稱保障矣父老謂諸公爲德于延甚厚相與建祠而尹祝焉冢宰李公延人也屬余一言紀之余謂是役也諸公之爲延謀周也以歲月而爲千百世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延人之善自謀也以千百世計而忘其歲月之瘁也蓋力關民四腋而財關民心惟廩延之城官出其帑爲建不拔而民惟版幹畚築之是務及瓜而成不愆于素上實無傷其心民寧敢自愛其力佚使之民忘其勞矣志勞之民生其共矣城成而民與偕安祠與偕存周思召伯魏祀狄公其情豈異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後之蒞茲土者登其祠思其始庶幾哉纍土以鳩延邑而復時餼糧嚴斥墮課章程修陴垣恤菑備早溢俾延之民無有滯心舍力以事其上使嚮之興延爲敵者皆頌于堅城之下則是祠也即廣其與豆光于前烈可也祠成廣袤凡若干武庭寢堂廡稱是詳勒碑陰以告後

李宗延啓聖祠碑記

夫啓聖公之有祠也

自我朝昉吾夫子匹夫而素王當世不能測其蘊惟及門諸弟子崇奉惟謹而後人稍稍尊爲魯國之一儒歿則邦君誅焉是所繇重於世而傳於後矣漢高帝當控馬揮戈之際過魯一舉實開萬世崇祀之原歷唐訖宋悉致嚴禮未聞推重其所尊者洪武初宋文憲公濂謂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辛

先父食故禹不先鮮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啻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回參彼軻坐享堂上而其父列  
 食廡間非禮不報嗣是程學士敏政周祭酒鐸重  
 申厥意亦不報暨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  
 議更定孔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  
 稱啓聖公孔氏以祀國公無繇萊蕪侯黜泗水侯  
 鯉邦國公孟孫氏配稱先賢永年伯珣靖獻公松  
 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歲官行事詳在令甲罕子夜先  
 祭太學祭酒餘庠提調春行事詳在令甲罕子夜先  
 啓聖祠抑歲久圯盡莫可跡歟或當事者亦附府  
 庠不果立耶吾明府王公瞻言與慨指俸若干金  
 龍爾材鳩爾工告成於明倫堂之東歸然廟貌焉  
 夫明府天下廉吏也水蘂聲籍甚官家俸錢僅足  
 以奉太孺人珍膳乃割其餘以盛營其祠嘻余知  
 之矣是祠也肇自文憲成於文忠勳於明府三公  
 皆浙人曠世相感異地同心豪傑所見大都是  
 且肅皇帝純孝格天力排群議明倫大典煥然如  
 日中天故輔臣一言不崇朝而遍天下明府色養  
 太孺人巽冠博帶無異孺慕邑政鉅者如修龍宮

獎節孝等事一切稟命而行於此乎溯此祠蓋聖  
 賢享萬年之禮樂其設心必思以萬年禮樂享其  
 親不則而質之聖賢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質之吾  
 人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聖賢之心必不以吾人之  
 心爲安不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聖賢之心爲安  
 孔子曰吾行在孝經明府伏讀而有得則其見聖  
 賢之心即自見厥心惟自見厥心故能體聖賢無  
 窮之心而因以孝思作汝墳士其明王孝治天下  
 之遺意乎邑博士賈時禾輩先二三子感其義謁  
 余言以紀之謹揭而鑄之堅珉至於明府德政他  
 日當備見循良傳中茲不具明府台州之臨海人  
 諱萬祚字君錫起家乙未進士萬曆庚子年任今  
 擢刑部  
 主事去  
**劉一相封人見聖祠碑記**  
 栢邑西距二舍  
 鄉之通衢之西封人見聖祠在焉迺流窮源魯論  
 述之備矣余嘗讀中州誌既有儀封各縣今乃復  
 以是名鄉何居記有之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迨  
 陳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入葉意吾夫子丁衰周之  
 不辰思以道易天下席弗暇爰轍環列國然儀爲  
 衛屬自衛適陳必經於此封人請見之地意者其



在斯乎至於蔡即今上蔡葉亦今之葉縣是鄉也  
介於蔡葉之間劔封人掌封疆之官夫子入蔡及  
葉會逢其適則夫挹德輝於再覲以續儀封之故  
事者理所必有是邑之得名以適陳之日鄉之得  
名以及葉之年其見聖者固一封人而已夫復何  
疑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若不克  
由聖古之見聖者不惟封人也陽貨之見見也孺  
悲之見見也封人之見獨異于二子何哉蓋貨之  
見以歸豚孺之見以取瑟均之不由聖者也封人  
一見聖之間而克念之誠倡道之功不其偉歟觀  
其謂從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有意于聖  
人振木鐸之徽音以挽回唐虞三代之盛治於其  
一見決矣不幸而去于衛不對于葉絕糧於陳蔡  
是天未欲治天下也嗚呼封人之見聖將不得為  
賢矣乎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又曰見賢思齊焉太學生王子宰等居  
封人之鄉歟思齊之念於先人舊所為祠章之塑  
遺像樹穹碑丹腹壁茨煥然一新榜其里曰夫子  
停轍處扁其祠曰封人見聖祠祠之後作兩序以  
訓蒙習時其禱祀鄉之人咸駭奔馬但士大夫乘

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門者禮其祠想見其形容乘彛好德之良歷  
遺響於來世則是鄉也以聖人而重以封人而各  
以王子而永永不沒也已念叨令斯土公務鞅掌  
長觚短檠廢已久矣王子不以不文  
而固為之請也義不可已於是乎書  
**張應化共濟**

**庄碑記**

共濟庄者西蜀黃公所創為給孤地也公

懲讒豪絕探凡簡進修良平達罷窮度貞憲遠吏  
畏民懷汝淮千里德惠孔昭兩河南北驛其聲而  
吟之乃公仁民心無窮也自午未以來淮潦為沱  
困籠空矣重以辛丑河決汴亳之間雉堞幾沒蒼  
赤其魚環汝列城積雨為滙栢舉平衍無重山深  
谷蓄洩甚艱被菑稱最云公減驛從冒霜霰騎而  
羸畜地條上救荒善策蠲租舖餼招撫復業民獲  
更生矣公曰未也國稅未可數蠲翳桑未可長舖  
吾茲得本計馬天子嘉惠元元先孤獨每郡若邑  
計口授糧計口授室法未始不甚善也顧賦粟有  
定額而嗷嗷待餉者不可以數限欲民之不轉徙  
而前濟難已于是捐俸資俸不足而益以贖鏹蓋



汝屬十有四每屬五十金各付長吏市善地葺廬舍歲收租入以佐令甲所不及知西平縣事張應化仰奉德意惟謹復益以下吏俸薪於邑南四里許耿家墩得地二百一十四畝有奇又稍折而東於三里灣得地八十五畝有奇更築室三十楹一以居貧者一以貯租入典守擇人出納有稽從此栢舉歲有豐凶而孤無豐凶直與古惠鮮媲美若漢之存問長老唐賜高年酒麪宋置義倉給貸且拜下風不第吾屬下吏欽承恐後即踰而式廓之者睹茲懿舉必慨然歎穆然思踵芳躅而式廓之田廬日益以增全活日益以衆公之德澤又可以涯淡乎哉不寧惟是公不久登樞握軸以福汝南者福天下寰寓蒸黎咸受公衣被粒食之賜公之功社稷功生靈者抑又偉矣應化故不辭拙劣而敬爲之記公諱熹四

曹嘉謨羅山縣儒學碑記

家

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教之詩書六藝使知古今聖賢之道凡以叙天典正民彝而成治化君子謹之衆人忽焉教導明而後典彛叙正則學校所關非尠淺也鄙爲汝下屬邑廟學之建廢不知其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爰自嘉靖甲寅直搆霍公冀更新之壯麗軒豁建置合度大槩皆出之直指公之所區畫實非他邑可擬倫距今有一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鴟鼠巢穴頽敝日甚不足以竭虔妥靈徃宰牧者雖問議修繕然因陋就簡粉飾一時而顛仆隨其後首善之地若此亦安所施教導以襄治化哉戊申五月別駕西蜀范公自汝上來攝篆謁視廟學瞻顧咨嗟曰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以爲異端今郡國一孔廟耳梵宇琳宮葦布天下而夫子之廟將就傾圮主祀者何以格神爲師者何以施教爲弟子者何繇興學有司之務誠繁已公色民詹繼不可向嘗以致意於其間乎予何敢不力會邑民詹繼文向嘗以修學自任公聞而召之語曰爾羅民敦龐好儉慷慨尚義之風闕焉而罔聞者非不肖也其勢使然也然亦豈無巨室大姓而卒莫能振起焉者非倏嗇也其俗使然也顧有志于善斯善之矣爾其勉旃繇是盛其舉以示勸扁其門以示果優之體貌以鼓其銳繼文瞿然若不能終日待鳩工度材不日而集棟梁檁桷之繞蠹者易之簷牙甍麗之頽墜者整之丹漆黜陟金碧之湯滌者澤



之繪之凡疾風苦雨之所穿漏游塵飛埃之所垢  
蒙者一切補葺而糞除之廟自禮殿以至門廡學  
自講堂以至齋舍靡不疏潔完好而應奎有樓高  
敞宏麗比仲秋釋奠而神棲法庭肅乎見宗廟百  
官之富美也宵乎聞金聲玉振之遺音也更始于  
六月壬午以七月庚子訖工不亟不徐規制聿新  
燦爛崔嵬加於疇昔薦紳綏掖胥會稱慶僉謂斯  
文盛事宜有記述以昭垂於後嘉謨觀而思曰倡  
其民而興其學者公也民之俞于倡而速于肖者  
是寧智力得乎哉夫學公聞望風裁累官九列  
今道其姓字猶有芳氣霍公聞望風裁累官九列  
公之誠信敏決上下感孚真足以續霍公而序其  
績然則公非其流亞與公以西蜀雋才協理一郡  
誠無難者于茲義舉不損於公不勞於民決旬之  
間克成厥績如此凡產於茲者當希鴻士之遠猷  
以達大賢之盛意可也倘堂序之上列執經操翰之  
公與學之盛意可也倘堂序之上列執經操翰之  
徒徒階之下爲茂草荒烟之所則師儒爲素餐而  
學徒爲虛糜矣豈公之屬望于師弟子哉公諱月  
第字光漢四川安岳人其攝篆羅山清而不激嚴

而不苛崇信厚薄鈎距論者以爲得屋上之體嘉  
謨不揣猥屬一言以識歲月而宣力執事者具列  
于碑

張縫彥重修玄帝廟碑記

輪奐以棊之謂事

神之道止矣有人焉持齋誦經自矜衆人之前若  
以彼爲卑卑有不屑也則又有笑之者曰心即神  
也吾入廟而洋洋在上在左右庶有昭鬼神盛德  
矣乎余聞之唯唯此皆神道之所或然而于昔人  
建城立廟之意與吾軼所以崇奉玄帝之旨尚未  
有當也昔蕪子曰天文地理音樂律曆之書皆不  
足學學其不傳于書而載于口者今里巷有言曰  
賊之象取于龜殼之傳記所載未之見焉余深疑  
之每與堪輿家登陴望氣其言亦若有合者余愈  
疑之既而憬然悟曰真武之號爲玄其色尚黑其  
護法則龜蛇先王制器尚象以及城郭宮室之大  
莫不有然者故北方水也真武龜之主也水又龜  
之所生也凡物見主則不悖戀所生則不遷以此  
鎮于衛水之陰豈無謂乎以故山川孕靈人文煥  
發所產之英人傑士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卓絕  
人群其小者亦能敦朴豈弟不失長者果地實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書

根亦何非尊神之所栽培也乃儒者必欲誣之以  
為無鬼神道一旦緩急操著布封爭趨奔走又有  
甚于細民又不知其何說也居恒之慢侮如彼臨  
時之誦讀若此豈不大惑也與吾邑斗陽李君方  
初楊君華封崔君素敦敬畏神一日殿宇告成三  
子實與有功焉請余記之余曰三子平日所以禱  
鬼神者不在此也雖然以營建之事而并著夫古  
人所以立廟之意與吾廟所以崇奉玄帝之旨俾  
後之君子咸知敬鬼

靳於中新河碑記

臨穎之水  
神則又不可不書也

皆渙也三源竒發湮不可跡而渙實出大隗東南  
經長葛入許又東入潁潁之北則艾城石梁二河  
且鑄且疏艾城石梁溢悉走斷入湖地而潁北為  
河伯都矣金伏火流方阜之疇說兌而奪于習坎  
百室開只半載幾如又沮洳所蓄猝難錢縛舜而  
瘖溝窠而逋賦久假而滑他戶口此蠹者潁皆不  
可以恒繁渙何知然絮以大浸之積不當一血是  
不煩庚辰童律而歷政泄沓魚隸沼陸膠負掉箬  
鮮以浮于天時豈其恬不測嗟亦有肱其中會茲初政無  
潁頰高密張侯蒞封之始有蠹其中會茲初政無

動為大迨百為克開而徐真厥麗焉士民後志乃  
問諸渙不循軌而橫噴之繇輕騎沿閱往復數四  
百里之程宵征曉歸爰集耆眾射鸞告語渙濕予  
毒也已夫禹乘四載而急二眾何潁于渙上承下  
距猶他水也注驟泄緩載壑其中襄而沛漫則湖  
不足以容其亟事畚鍤闕河還子孫若宮于是上  
接許源下距鄆境深七尺廣四丈二尺長四十里  
有奇昔所稱斷人湖者不鍾而徑矣蓋鍾不足茹  
必吐徑惟主通故通也是役也侯調祿金數十緡  
廩穀百餘石工以地率餼以工率尺寸鏘鍊無爽  
厥度至子來輪助驪呼有徒十口遂告竣事河流  
湯滂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懸厯鴻蒼青陽更  
降幹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懸厯鴻蒼青陽更  
副侯乃活數千指饒捷得一河胥力敏距如從枕  
席過師神君聖令曷不千古潁耆義滕復性等以  
余向視學齊魯知侯最深歷尉乞為石言用聃來  
者余惟昔西門豹鑿鄴十二渠曰百歲後父老子  
弟思我後漢長吏以橋絕馳道欲合二渠一橋父  
老爭賢君法衣不可改也潁百歲後河安往而不  
有侯則來者誰得參以意不奉為程且令程在輿



革鈞譽之興多不問害則興復貴革了責之革多  
不中規則革不縮興故知利害相倚興革相成庶  
幾財與力兩寬名與實全舉斯塞心裕猷撫近所  
以舉遠而非獵虛造大之可幾也語云五害之屬  
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夫侯亦姑試牛刀  
之鏗于河耳耆義復縷悉侯政如齟齬章縫市里  
墟井無耄孺不關胸無細大不礙慮諦以精詳行  
以博大頰食其福而歌舞之豈第飲河余爲避席  
不佞旣借九里下循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  
父謂水似德卑下循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  
似道流行赴百仞蹊不惧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  
盛不求概似止綽約微遠似察繁源必東似志以  
出似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之數德者非侯出  
身加民而誰水似之矣左右逢源濶導如志固其  
所也耆義搏穎公言乃曙侯衷侯各福臻萬曆癸  
丑進士將以循吏高等入交戟之班他官師更老  
與河績者張民表重修固住寺碑記夫情懷寂寞  
識之碑陰沙志結幽微白馬周旋王相五重表異笈壯麗金  
之檀三刹乘模精蒞無緣之旨選茲神地受福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藝

疆仰見諸天除業不作改割微于三台補理謂之  
二梵開喜捨之路動展修之心肌骨無親海珠非  
寶伏以大聖惟靈示悟時若存而若亡善果于義  
無常是不增而不減八萬天子披樹枝以垂攀五  
百法王炁化城而證道揮謝四流名言莫著妙演  
六法覺地難窺四相遂空五衍已駕住慈悲室披  
忍辱鎧五戒精持超雙樹而常樂三心寂滅歷累  
劫而無疵洪鐘屢叩感而遂通水鑑高懸聚而不  
爽不出于皦昧淵乎成萬物之宗無關於迎隨廣  
今洽群有之德化城引疲勞于玄軫朽宅警迷感  
于黑業號尊三界功滿大千隨應衆生度脫無量  
諸佛祖昭靈四天王護法三願永持四誓不墜獅  
吼不聞衆教乃廢外道蟻集異端蜂起未養鷹後  
誰能讚稱那得瞻耆終難誦嘆有能克扶鴻教永  
傍鹿門蘭若銀流祇林金布攝心作禮稽首揚仁  
雖未必惹燈普爇法輪常轉亦可悔悟慳吝表章  
廣濟出三車于火宅啓五達于康衢耳中牟縣固  
住寺者列剝縣北立幡古墻年代綿邈不可考問  
墻垣頽落椽椳危塵翳珠眉煙昏金臂沉水香  
狗疏璃蓋散五十種光八十種好不有儀形烏能



昭揭蕊蕩滿存牛負深泥馬繞高塔誦經舌徹泉  
 化足躡檀越萬廷秀王紹統較世科等仰念莊嚴  
 期鶴林與鹿苑拍金若干修葺大雄殿五楹檀越  
 王紹緒王我衡等爰思藻蔚願滿地與積香捐金  
 若干葺金副殿三楹餉塗綉采窮青腹之妍奇刻  
 削盤紆極人天之詭異栴檀華似濯錦宇簷朗若  
 懸珠聿弘舊物康濟解組諸魔降伏正因昭升雲  
 齒映雲幢而兼炯龍步合鸞音而濟協玄津鳥飾  
 上徹重天紺宇神幡下臨無地開慚愧門成真實  
 相民東土肉人北地孔愉之年十歲便慕玉清  
 逮後六齡欲參金面喜孔愉之不婚志僧虔之辭  
 婦獨寤寐歌式觀元化起回向想不沮玄風日月  
 居諸年歲倏忽徒假二十三難覲三十二邈矣栴  
 檀海沮馬恒河沙大懼苦海崩流愛河淫浪革囊  
 易敗本性易迷一刻不悔于劫不悟六道昏冥七  
 情薰灼倘墮無明豈復未智是用仰螺髻以歸心  
 望檀林而修謁嘉與善男子演暢真佛慧守平等  
 心修頭陀行大寶不傾投沉滯以現瑞明珠常繫  
 用理性以圓光惟願世尊覺一切種智宏三千世  
 界如筏喻者如天覆焉使得此超彼岸庶牲寶歸

同入法會其觀道場其辭曰赫赫如來踰城離欲  
 人辭戀主馬淚砥足六年正果三界稱師應期撫  
 世救濟傅施阿難淫室威神可護撒花微笑伽葉  
 已悟給孤各困祇陀內林弘垂正法大眾歸心摩  
 騰入漢道安彌大智辯所及無遠不暨大上成凜  
 大道時黠愛綠江河情重山岳三墨縱橫七儒汗  
 漫道術分裂猶不克半各立門戶互相譏刺俗儒  
 姝子誰知其意洪烈昭章不生不滅神慧通明繼  
 悉不缺比丘向善居士好施開茲鹿苑爰餽葷飛  
 維此靈宇載章載茂金剛擁衛菩薩戾止或優婆  
 塞或優婆彛或比丘僧或比丘尼繞座三匝又手  
 來儀眷言前哲俯存欽思嗟予小子和合四大仰  
 佛大力豈敢昧暖爰崇密化昔  
**官渡橋碑記** 爰夫  
 緣以類深趣樂土慈尊常在  
 弓聲集魚鱗為雁齒清流壘勢削石髓以木函况乎  
 天上牽牛夜向雕陵問替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  
 書瑱靈鵲之參差誰能托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  
 容車波滙通用浮輕舟于颺颺浪飛渤海借砥柱  
 于鼈鼈然而綺閣連雲豈取村于一木錦袍燦日  
 締結組寸寸絲窮一力于不肖



于無量屬有成勞茲者橋梁郡古官渡水也望極  
浦兮雁鷺飛撲積砂兮狐兔走玄甲已隨寒日盡  
草野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漠漠倭倏騰平  
丘之獵騎次寥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橫流行旅戒  
飄颻之患回舟演浪居人與沉沒之悲繫將鞭石  
于秦皇走嶙峋而驅汗漫豈徒爲揖于殷相突吹  
湧以儼高濤雖無隕宋之石藉神休于星宿亦有  
來周之慶啓靈號于子超敵邑明府北溟潯公擴  
仁度于納溝欲左提而右挈彰生靈而拯溺肆輟  
木與低枝德邁淳源動帝天于浣衣之石名通廣  
路化王孫以祇樹之林是以毛宰官埤田宰官首  
原等行不捨之檀玄津鼓柁羨居士有祀蔡居士  
大訓等唱亡機之旨綠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  
既惜逝川猶思彼岸不向毘邪自默惟期檀越群  
施是以高謝四流弘披入正三千世界魯未足以  
當微塵二分珠璣尚堪持以奉寶塔皆能不貪不  
吝是造是經儼鼉足之承山像騰元年正月甲子訖于  
永振大德不刊五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梁  
明年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梁  
跨有雒津赤闕朱雀造晉超秦雜磁蒲水厥流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七

泚北浚奧區厲揭病民饑瘼爲勞懼其胥淪我侯  
矣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舉卿縉紳秉聽之德以  
莫不新于來日成功與時臻口碑不傾聽之伊  
人敷演無窮未勒貞珉是歲秋八月戊辰立石劉

理順祀邑創修甌城碑記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爲衛大矣一國

之險在山川一邑之險在城池故城郭溝池以爲  
固記且以小康後之祀在汴東爲門戶邑而城僅  
因壘于土加以歲久侵剝即惟其塗墜岌乎虞復  
墮將民衛之謂何粵稽正德嘉靖間常三中寇第  
以不攻幸全非實有所恃以無恐者令蒞于茲時  
亦掣包覽之議無如費役繁重旋以黎民非常之  
懼掣矣夫禦侮者在無瑕捍患者貴先事積新厝  
以策杞之當甍與否此不待智者而後辨自寇擾  
秦晉披猖楚豫廬鳳間無寧歲豫屬衝地所在當  
講城守乙亥之王正賊遂窺祀之五闕意輕我城  
爲進攻狀人情危之先是濬源申侯來署篆已料  
寇氛之必及爲區畫城守者殆十之八九祀德侯  
甚比改令祀而寇果至侯旣夙備應以暇整爲分



布守禦諸具甚設身冒矢石察乘陴者疎密約緝之晝夜凡七匝不知甲之脫于指也又懸金募敢死士絕擊賊多所斬獲賊悉銳逼北門勢甚厲侯督武士表文明輩多方力却之賊始去當是時以卑薄之士壘俾高陽氏故墟不薦食于蛇豕吻者實拜侯之賜猶未也寇僅得退耳一日未職能必終不復至徃民狎于安則難與慮危今民惕于危則可與計安蓋思所以堅吾庸乎于是爲言太宗伯孟公公曰侯爲把遠謀把安敢不自爲謀又安敢不以侯之謀把者明詔于把之人遂合紳士父老而倡言曰茲役也憑城者什之一憑衆心者什之九什九之堅難爲嘗什一之瑕所可畏夫攻瑕則堅者亦瑕委土寧堪以長保夫人之善居財者在用財以自衛衛之莫若固吾圉今且無論急縣官還顧而各急其身家于是曙覽城之爲謀遠皆願爲侯命是聽而後乃議輸視隣封已成亭里甲均輸父老僉稱便議遂定因料五城中除諸王孫軍屯不與及境外之鄉紳聽餘素爲三等厥田千畝以上上之敵捐八萬後銀五厘百畝至千畝次之減覽八之二減銀五之一百十畝至百畝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表

次之畝止捐覽四免助役十畝以下全免輸紳士各以里宅之近厥門者門焉受若事輸若直而鄉戶稟侯諭亦各以三等輸如城事聞所可成而其議趨觀成而後乃鳩工庶民子來百堵皆輿城周遭一千四百丈有奇惟前此麗水得環王公所覽東門覽城九十丈第加葺焉餘皆新覽計每門城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門有樓俱鼎新之其屬侯捐俸斥鏹以首新之者爲東門樓及修築東南半壁而各門覽鏹之協助有差四隅有櫓新之者半其舊多而今約者櫓三千六百有奇蓋減舊之半其舊無而今創者量增壁屋數處及小西門甕城覽城斯減而後乃有事于濠濠濠自萊陽宋月中旬至季夏而全畢高塘言信深池淵淵矣明年正月寇復至偵把城新有備第掠隣境去先儒有言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把之人昔稱善憂惟是覽城之役二百年來議存乎築舍見狎乎處堂因循而若有待者旨哉宗伯之言四宜大抵然矣雖然非天贊賢侯卽有可因之機誰



克肩其鉅圖其難者牛僧孺之營鄂也歲省民修築表茅之賦高駢新城都之堞保障一時蓋皆易上以覽若种世衡城青澗以控瀾澗城雒水以屬羗更得禦侮捍患之道矣侯之大有造于祀也政洽化醇清風愷德四民業傳舞之惟茲後也舉有土之缺遺垂無疆之熙備其偉業寧讓諸賢方美于襄而頌伊濯矣城成而宗伯公爲之記公實身親之其事悉其言核而又屬予以石言夫亦即公所記質言之已矣於都哉我侯之澤惟金湯是奠未俾我后人靡有斃侯名嘉胤直隸之永年人崇積幸未名進士諸紳士之

重修鄆城儒學碑記

閱

屬有勳者氏名列諸其後在天閣運會而更新者夫子之道在入天心之常昭即入心之不已此何心默而成之心也此何人神而明之人也惟其神而明之則無在不可以見道亦無在不可以見夫子於是乎禱之草茅誦讀在觸之民社展措在觸之衣冠禮樂宮室俎豆而無不在矧其神遊數仞之內夢想美富之容景仰乎太山梁木之鬼我其有瘳而不舉敬而不新者乎明乎此而鄆再修之學

宮可紀也李公再新學宮之心更可紀也何也道所在也夫鄆之學宮重建於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三年至天順朝而始大其基道未墜地代有補苴自神皇帝戊子以後飄搖蕩橋新者日就故矣何以不新待其人也於今上御極之甲戌公以各進士來守是邑謁拜之餘顧瞻興嘆修廢之責已心任之矣時寇氛孔棘民之寄命水火者方望公以解倒懸朝夕詰戎未遑文事越二年而寇乃克平民之病者蘇什者起公計其力可以及也而公費若無所出謀權宜者僉謂可以議捐助公慨然曰吾有薄俸在何煩他人遂出其所有者卜吉鳩工先正殿次兩廡又次戟門櫺星門而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以及墻垣皆繇綵丹堊煥然奪目而一錢不以煩公積一力不以妨農時舉數十年人所憚而不敢爲之任一朝從容指顧而成之公之功豈小補哉公之天資勁直才清明達宰鄆未及期而諸所興革如振文教修城池嚴武備練丁壯檢約帥屬肅清吏役禁絕火耗清理倉庫優恤驛遞種種善政悉用自新之道與鄆之人更化而善治焉則整飭學宮固其新政之一端也然公之



心不止新一學宮而已也。以爲學之興峙新矣。而士不新其德業。可乎。青青衿佩。斯斯夕斯。入斯門也。履斯廟也。當必憬然悟勃然興。知舊者之當革。而新者之是圖。一往奔詣。由經明行修之旨。而型其志。古樂正之規。理寧澤無夸。珪璧其音者。蕙藹其品。神寧藏無兢。淵岳其蘊者。水雪其心。才寧瞻無詭。鸞龍其采者。鍾鳴其猷。體寧卓無靡。雲漢其英者。風雷其政。以之而名世。新德也。以之而用世。新業也。庶不負聖天子作新人材之至意。而可符於聖道常新矣。此固公之深心於新學宮。而寄之者也。公諱振聲。字華。侯恪重修歸德府學明倫。

堂碑記

崇禎元年。天子神聖御極。首誅逆闖臣。魏忠賢等。一時日月朗乾坤。更新遂大計。

天下吏較其賢否。而黜陟之。於是郡大夫薛公。以治行第一。等舉卓異。錫宴賞。有差。俾還本郡。天子憫然念德教之不專。不可以致治。乃命所司。以久守爾土。爾土自微。子建學。以風俗淳厚。教化修明。且吾夫子習禮之遺蹟。在焉。禮明則分。定分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學

定則教行。故往者逆祠。遍天下。而爾郡守禮抗不從也。乃者學堂告頽。育才無地。余恐彛倫之不明。教化之不興。終爲守土者羞。其議所以修之。於是鳩工庀材。出俸金若干。及前丹陽湯公道。嚮捐助贖。鏹若干。佐之重。薨翼日。畫棟承雲。人工稱輪奐之美。庶士興威儀之嘆。修既成。薛公屬余記其事。余嘆曰。卓哉薛公之修茲堂乎。先王之治比閭族。黨莫不有學。皆所以明人倫。教綱常也。人倫既明。綱常無斁。故其成也。道德同宗。本末相應。上有淳厚之求。而下無越軼之行。未始有戾焉。往者逆牆。擅政濁亂。天常于是有五拜。以爲容。九往者逆頌者。而君臣之倫。於是。有稱男。以爲容。九往者逆。頌者。而父子之倫。於是。有以臣妾爲褻。修議。驚於丹穴者。而夫婦之倫。傷於是。有結逆孽。爲崇。揀依與援。如鵠鴿者。而兄弟之倫。薄於是。有見利而援臂。肝胆如平生。遇害而下井。石相排擠者。而朋友之倫。壞此其人。皆素稱俊士。自鄉而貢之王。家者。豈其不明于道。耶。上之人。無所以提醒其心。減以幾於盡耳。大夫慨然于此。而重修此堂。以明。



人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豈獨士無越思雖  
比屋可封也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守睢陽爲  
江淮保障迄使郭李諸將得一意北方以成至德  
之功抑寧師武臣力足相抗哉無亦惟是君臣大  
義固結者素故數萬人雖死不渝耳然  
則此堂之修雖與此倫並不朽可也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聖



